

番石榴集

朱湘選譯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著 名 叢 書

番 石 榴 集

朱 湘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82143)

文學研究會世界
文學名著叢書

番石榴集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譯者 朱 湘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王養吾)

目錄

上卷

〔埃及〕

死書二首：

他死者合體入唯一之神……………三

他完成了他的勝利……………五

〔亞刺伯〕

穆塔密德：

莫取媚於人世……………七

千一夜集一首：

水仙歌……………九

夏臘：

永遠的警伺着……………一二

無名氏：

我們少年的時日……………一四

〔波斯〕

左若亞斯忒：

聖書節譯……………二一

茹密：

一個美麗……………二三

阿瑪·加漾：

茹拜迓忒選譯……………二五

薩第：

果園一首……………三二一

玫瑰園一首……………三三三

哈菲士：

曲……………三六

曲……………三九

〔印度〕

五書一首：

國王……………四〇

迦利達沙：

秋……………四三

巴忒利哈黎：

恬靜……………四六

俳句……………四八

〔希臘〕

沙孚：

曲——給美神……………四九

一個少女……………五三

安奈克利昂：

愛神……………五四

賽摩尼第士：

索謀辟里……………五六

希臘詩選六首：

亞嘉謝士：

退步……………五七

梅列覺：

小愛神……………五九

普臘陀：

印章……………六一

無名氏·柯利默克士·黎奧尼達士：

墓銘三首……………六一

伊索寓言一首：

驢蒙獅皮……………六五

〔羅馬〕

衛基爾：

牧歌……………六七

賈特勒士：

給列司比亞……………七三

馬休爾：

他的詩集……………七五

拉丁文學生歌：

行樂……………七六

中卷

〔意大利〕

但特：

新生一首……………八一

六出詩……………八三

〔法國〕

番女緣述意……………八八

貝爾納、德、望塔度：

這便難怪……………九七

危用：

弔死曲……………一〇一

龍薩：

給海綸……………一〇五

賴封坦：

寓言……………一〇七

衛爾連：

Chanson d'Automne ……一一一

〔西班牙〕

路依茲：

二鼠

..... 113

〔科隆比亞〕

嘉洛：

僅存的陰加人

..... 118

〔德國〕

戈忒：

夜歌

..... 111

海納：

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

..... 111

Du bist wie eine Blume

..... 114

目 錄

情歌……………一二六

〔荷蘭〕

費休爾：

財……………一二八

〔斯堪地納維亞〕

羅會和甫：

鉛卜……………一二九

〔俄國〕

古代史歌：

意里亞與斯伐陀郭……………一三一

〔英國〕

無名氏：

海客……………一四二

無名氏：

鷓鴣……………一四五

無名氏：

舊的大斃……………一四七

無名氏：

美神……………一五四

無名氏：

愛……………一五五

李雷：

賭牌……………一五七

但尼爾：

目 錄

怪事	一五九
沙士比	
仙童歌	一六〇
海挽歌	一六一
及時	一六三
自挽歌	一六五
林中	一六七
撒手	一六九
晨歌	一七〇
在春天	一七二
十四行四首	一七五
卞強生	

給西里亞	一八一
告別世界	一八三
糜爾屯	
十四行	一八七
唐恩	
死	一八九
希內克	
眼珠	一九一
白雷克	
虎	一九二
彭斯	
美人	一九五

目 錄

藍德爾：	
多西·····	一九八
終·····	一九九
夏悝：	
懇求·····	二〇〇
濟慈：	
希臘皿曲·····	二〇二
夜鶯曲·····	二〇七
秋曲·····	二一五
妖女·····	二一八
費恩吉拉爾德：	
往日·····	二二四

白禮齊士：

冬暮……………二二九

華特生：

死……………二二三

下卷

安諾德：

索赫拉與魯斯通……………二二七

華茲華斯：

邁克……………三二四

辜律勒已：

老舟子行……………三五九

濟慈：

聖亞尼節之夕……………四一八

上

卷



「死書」二首

(一)他死者合體入唯一之神那肢幹分爲多神的

啊，永存之王笏的國，

啊，日神那光明之舟的泊所。

啊，神聖之形象上的白冠！

我來了！我便是嬰兒！我便是嬰兒！

我的頭髮是努，面龐是日盤，

雙睛是哈索爾，頸項是哀西司——

我這軀體上每個器官都是神，

我的骨肉是各生神的名字。

陀忒蔽覆我，因爲一直的，每天，

作着日神，我來，我來，作着那名字

人尙不知的。我來，作昨日，

作先知，預言那未來的億萬年，

向了那些仍未入算的多少國家，民族。

我便是嬰兒走下大道，

那昨日，今日，明朝的大道。

我是一，唯一，永恆的

在他那穿越過一切宇宙的躑道上周行；

他的靈那在你們的體內，他的一切形象

卻安息在牠們的廟宇中，玄祕而顯露；
他把握你們在掌中，卻無人

能把握；他知曉你們的名字，季候，

你們，任何凡人，卻不能知曉他；

爲了他，時日延緩的過去，回還，

光華的推向時間的結局。

是的，我便是他，再也不死了；

任是人，任是成聖的死者，甚至神，

都不能從我那不朽的道上拖了我回頭！

(二) 他完成了他的勝利

好哇你這從月中放射光明，
行走過紛擁的夜空，
高擎着火炬的！

我也行來了，一個光耀的靈魂，
牢立在雙足上，
雖是有驕敵陰森。

大放開死門，
爲了我，我擊來有金棒，
勝利的，穿行過了黑暗！

莫取媚於人世

莫忙着取媚於人世，要知道

那華采的顏色，錦繡的衣裳

所遮覆起的是「無信」與「輕蕩」

（穆塔密德，老去的人，你聽着。）

從前說少年的利刃不生鏽，

向倒影要井水，向沙要薔薇——

這大謎到如今我們才領會；

(上)集 榴石 番

我們從此有智慧插在土丘。

——賽維爾國王穆塔密德

水仙歌

錄自「千一夜集」

有了嬌容我並不醉狂，

看這慵困的雙目；

我勻稱如樂歌；

華貴的是我這家門。

我凝視着百花，

我與百花密談於月夜。

嬌容雖是高位我於花叢，

我還是一個奴隸。

我是一個奴隸，

是馴良之繚帶，

是佳婢，

軀體筆直的侍立，

垂頭。

我裸露着頸項，

留守在我那純潔的帳幕。

那安繫於翡翠柱頭的；
我的衣衫是金與銀。

幽嫻，沒的譏論我瞳子流動
在低頭臨水的時候。

永遠的警伺着

既不鼓舞他也不怨望；默然他忍受一切，
高企並深往；遼遠哪是他那探討的游蹤。
在一個沙漠上他望午日；夕陽在又一個；
像孤獨的野驢，他馳過峻峭崎嶇的山脊。
驟疾過長往的風，他直往而前，不停不歇，
（野獮的，那落後的風在遠方喘息，呻吟着；
睡眠輕覆在他的眼皮上，他還說是沈重；
永遠的警伺着時機，好拔出來他的彎刀；

着伺警的遠永

好把彎刀插進烏合的敵人的那熱血裏。

—
夏臘

我們少年的時日

我們少年的時日，我們光榮的時日。

力誕生有快樂，給了我們，手中握刀。

智慧都低首下心；我們俘虜了「俘虜」

是國王，主宰有生命，愛情，四方進貢。

我何必說智慧勝利輪不到給智者。

理性，那蠢牛，所耕的田地不長歡娛。

無畏的騎士拍着腿，荒唐跑得真快。

荒唐，那不用鞍跨着的，莽原上的馬。

雄大的我有野心，我要吞併全世界。

爲了你，靈魂的匹配啊，我要大帝國。

版圖外如有新土地，憑了天我發誓，

到夜間，牠們便，永遠，成了我的，你的。

時間是我們，命運的奴隸。不需年月，

我們成熟。我們握有全世界的鎖鑰。

一天是一度生命。我們並沒有明日。

昨日，愛情不認得牠；今天，是我們的。

看哪，送來我給你的這些末藥，香料！

爲了黃金，我的足跡踏徧有一萬國。

爲了你，我奄有一切的智識，那愚人，

捱了腳，學到的，噙了淚，智者學到的。

委身與愛情，除了瘋狂更沒有神聖。

委身與我，神壇最深處愛情的祭司。

對了全世界閉目，崇高的來作犧牲。

唯有屈服意志的智者能得到勝利。

向了光明閉目。在這幽室的陰影中，

比起太陽，我有更高的夢放射與你。

今夜，我的目光豈不燦爛過那夢光？

看牠一陣陣的照在你那臉上，心頭。

屏去那猶豫。你在這裏，理性告訴我。

用你的雙脣我來談愛，談到你遺忘。

用甜美過天使的言詞我來摟抱你，

如此，手放在你的心上，好教牠不跳。

我來拏笑聲治悲哀，拏親吻治恐懼。

拏驚訝軀退疑惑，拏淚珠籟求身價。

我來羞去那羞容，我來暈去那紅暈。

我來指示你愛情的大膽不顧一切。

我來解開那胸，向你實證牠的光采。

我來拏你作題目，通宵的，向你傳道。

我來唱新的頌歌崇拜你，向你跪着，

神祇的我仍然立起，自黑夜到天明。

我來用手，用雙脣，用胸膛發揮戀愛。

用四肢闡明靈魂所能登上的極樂。

我來教你身受到你所供奉的神祇

顯現出肉身來滿足那靈魂的饑渴。

看哪，在愛情之峯上，最神聖的聖地，

騰起了香烟與祈禱與信士的高呼。
愛情降臨了祭筵。愛情跨步上燔燎。

犧牲，祭司，神祇，一體的，向了你顯現。

禮成了，愛情所知道的你都知道了。

突然間犧牲踉蹌，倒下。牠躺在那裏。

看那爲你流的鮮血，牠泛濫了神壇。

你在血脈中可曾感到在那裏牠流。

這是我們少年的時日，君臨的時日。

其他一切都是死的夢，幻影不可憑。

這裏，我們總嘗了愛情，生命的智慧，

(上)集 榴石 番

一霎那中的極樂；明日呢，去了，永別！

——無名氏

「聖書」節譯

這些我問你——主啊，宣示出真相！

誰是父，那「神聖」的第一個先人？

誰來劃定了日、星所行的躔道？

誰，是誰教月亮圓滿了又殘缺？

這些，與別的，帝啊，我都想知悉。

這些我問你——主啊，宣示出真相！

誰在下面安牢了大地，在上頭

教天不倒塌？造成水、木的是誰？

誰拏迅疾駕上了雲霧與風飄？

誰，麻茲達啊，是「善思」的創始者？

這些我問你——主啊，宣示出真相！

誰，仁慈的，創造了黑暗與光明？

誰，仁慈的，將睡眠與醒覺創造？

誰劃分出早晨與中午與夜間，

來提撕明智的人，莫忘了天責？

一個美麗

一個美麗通宵的拏愛術傳授與金星、月亮；
施展了魔法，他用雙目封閉起天宇的雙目。
向你們的心裏看！回教徒啊，任是什麼來臨，
總沒有心能融合入我，我久已與他合體了。
最初的他憑愛情產生了我，最後的我拏心
交給他；在枝頭果實長出，牠便懸在那枝頭。
他那卷髮的尖端說道，「嗨！你去學習跳繩索。」
這枝蠟燭的面腮說道，「那裏有飛蛾來自焚？」

爲了跳那根繩索，快點，心啊，快點化成環子；
投身去火燄裏，在蠟燭燃燒，光亮的時候。
嘗過了炙焚的味，沒有火燄你便不要生存；
便是生之水來了，也不能引逗你離開那火。

「茹拜逐忒」選譯

有一天夜間，在臘麻贊市場，
還不會升起那更佳的月亮，
孑然我站在老陶匠的鋪裏，
看着泥土的丁口成列成行。

說起來是奇聞，這一班土類
有些會作人聲——也有些不會；
脾氣更爲焦燥，有一個高呼：

「誰是陶匠，請問，陶器又是誰？」

一個開言：「想來總不會徒勞，

從地上挖起了搏我的質料，

玄妙的他既然賦我以形象，

總不會在地上又擊我踩掉。」

一個說道：「便是劣性的孩童

也捨不得摔碎盛蜜的小盅；

難道他珍惜的造成了器物，

如今盛怒的好摧毀去前功！」

沒有人回答得這疑問；停過

有片時，一個說：（他面容醜陋）

「大家都嘲笑我歪咧在一邊：

怎麼！可是當時他顫動了手？」

「大家都議論着有某某掌罈，

塗了地獄的烟灰，相貌難堪；

我們說是要檢察，」一個道：「啐！

他的罈掌得好，想必總平安。」

一個說着，他歎氣又深又長，

「我的泥質久已枯涸在遺忘；

不多時我總能恢復得圓潤，
只須傾入那舊相好的水漿。」

如此迴環的他們喋喋不休；

有一個瞧見了久盼的月鉤：

他們交擠着臂膀，呼哥喚弟，

「聽那陶匠在肩上響着骨頭！」

我的殘生，哎，用葡萄來供給；

喪了生，便用牠來洗淨尸體，

再用葡萄的葉瓣作爲殮巾，

埋起我在一座名園的邊際：

如此，我的殘灰便能在天上
散佈開來一個芬芳的羅網，
拿過路去真誠的那班信徒
在不知不覺間網進這清香。

那多少神像，我供奉了許久，
對了世人居然按捺我低頭，
在淺盞中溺斃了我的身價，
將我的聲名兌爲一次歌謳。

當初我賭過咒要懺悔前非——

不過賭咒的時光，是醒，是醉？

春天又來了，那「玫瑰在手中」

拿這襤褸的悔心給我撕碎。

雖說像叛教徒，美酒不真心，

剝去了身價上我披的衣襟——

我常時卻納罕酒商能買到

什麼，抵得上這賣去的貨品。

帶了玫瑰，哎，春天一去不回！

少年這書卷，雖是含蘊芳菲，

也要關起！夜鶯歌詠在枝上，

那知道她何處來，去的，有誰？

愛呀！要是與命運能以串通，

拿殘缺的宇宙把握在掌中，

我與你便能摔碎了——又搏起，

搏成了如意的另一個穹窿！

「果園」一首

勇敢

誰在人生之爐內受過磨鍊，
憑了心意便能無畏的直言。

在艱難裏沒有出路好脫逃，
用手在鋒口上他抓起那刀。

「玫瑰園」一首

一個舞女

我聽說，一次，應和了那急節，
有女郎起來舞蹈，好比明月，
花是雙脣，巴瑞的臉，在四周
擠擁，有伸頸的戀人；不多歇。
飄來有火星，落在她的裙上，

燃起了那飛綃。恐怖與驚慌

在那顆小心裏攪動，她大叫。

一個戀人說，「愛情的鬱金香，

何必心焦？這撲滅了的火燄

只焚去你一瓣；我却被雙眼

你射來的烈火全燒成了灰——

根、莖與花、葉」——「咦，只知道自憐

自歎的人」——回答着輕輕她笑，

「真愛我，你便不會如此說道。

唯有薄倖者不能設身處地：

這番道理眞情種無不知曉」

—
第

曲

薔薇算不得薔薇，除非看見；
沒有美酒來賞，便不算春天。

沒有你那雙鬱金香的面龐，
花園裏，草坪上便失去芬芳。

你那薔薇的肢體，除非摟抱，
就我看來便失去一半嬌好；

曲

你那朱脣，除非我口對了口
來吮吸，並沒有甜蜜在上頭。

柏樹枉然的在西風裏婀娜，
倘如沒有夜鶯在枝頭唱歌。

沒有美麗圖繪在我的心上，
除了她那一幅美麗的形像。

酒不美，舊園中沒有綠油油——
除非來同賞我有一個朋友。

(上)集 榴石 番

哈菲士，菲質的是你那靈魂：
莫爲她在上面刻劃成形影。

——
哈菲士

曲

當初常說的，如今我再講明：
我，雖是浪游，並未離開自己。
我是鸚鵡；鏡子對了面擊着；
永恆說的話，期艾着我複述。
薊草，薔薇，任你拏來我都吃；
按了所服食的，我生長，結果。
莫鄙夷我，因為有一顆珠子
我擊着，我正在尋人去託付。

國王

錄自「五書」

美麗的盤繞；

舉動上狂暴；

蜿蜒着前行；

披甲有利兵；

無法禦粗魯，

除了施蠱術——

在這些點上，
唯有蛇像國王。

路崎嶇，
巖險，

高峻抵青天——

有下人走過

爛熟的低坡；

包藏着野物，

瘠身並饑腹——

在這些點上，

唯有山像國王。

(上)集榴石番

舞爪的物類，
皆牙的物類，

牠們都不可依傍；

不可依傍的還有那刀手，

江河，女子，與國王。

秋

「季候詩」之一

秋天來了，是一個女郎，

修長內兼有苗條，

嘉禾顫動在她的鬢上，

面龐是茵苔輕描。

衣衫織就了草花熱鬧；

翩然的行過秋鄉，

迎了她烏雀齊聲喧叫，

有如那環珮鏗鏘。

在夜空上有寶冠呈露，

串串的編着明星；

無翳的月光輕盈似霧，

爲秋天披上衣襟；

搖漾在面龐（那片圓鏡）

是笑容如有如無：

她是苗條的少女，行進

「人生」的平坦中途。

在稻田裏有穗莖修長

對了風一身顫抖；

垂垂的花樹舞蹈顛狂，

攔了腰被風緊摟；

花兒與花兒接吻，點頭，

在風吹皺的蓮塘——

是風把一點戀情挑逗

秋天的年少兒郎。

——迦利達沙

恬靜

魂魄啊，莫懊喪！現在去幽林，
便是我們兩個要充饑，便去
尋野果；要睡眠無夢的來臨，
便去尋穠密中的樹枝。

在那裏，夸誕的、放肆的權勢；
抖動着銅毒的舌頭；與塵境
萬有的聲音；都會消滅下去，

靜 恬

不來擾亂我們的恬靜。

——
巴忒利哈黎

俳句

肩比肩的離了港，那些船
各別的去尋幽命。

曲——給美神

高坐在百花中，不死的美神，
天帝之女，啊，可怖的女魔王，
不要再擊這悲傷，與這痛苦，
神啊，碎我的心！

傾耳你再聽我的呼聲！
細聽！
來，有如島國的那晨你來過，
波動着貝車，到沙孚的身前，

慈悲的，從天帝

那黃金的宮殿裏！……我還記得：

駕了風雀鳥航來，在深色的

秋隴上頭，牠們急拍着羽翼；

降下太空蒼白；

到地上！你最光華，最福佑的，

微笑在長生的臉皮上，問道：

「女郎，你遭逢了什麼？是何故

向了我你呼籲？」

是那般的渴慕，遠超過一切，
來了這瘋狂的心內是那般
可愛的人兒你想她來見愛？

沙孚，誰騙了你？

看罷，如今躲，不久她要來追；
如今退還，不久她要送的來；
如今不愛，不久她要來愛你，
任是多麼不願……」

你再來！便是此刻將我釋放！
結束了這鉅大的痛苦成就！

(上)集榴石番

我此刻在
心中所要成就的！
美神啊，來相幫！

—
沙孚

一個少女

好比蘋果蜜甜的，高高轉紅在樹杪，
向了天轉紅——奇怪，摘果的拏她忘掉——
不是沒有摘，到今天纔有人去拾到。

好比野生的風信子茂盛在山嶺上，
在牧人們往來的脚下她受損受傷，
一直到紫色的花兒在泥土裏滅亡。

——
沙 宇

愛神

偷蜜的愛神受螫蜂針，
奇痛抽着他指尖的筋，
他難過得儘吹手掌，
一時蹀脚，一時又跳身。

他哭着去問母親美神：
這小的東西怎會傷人？
她說：你也是小孩子，

神 愛

你叮的時候比牠更疼！

——安奈克利昂

索謀辟里

過路的客人啊，你去傳話到斯巴達國裏，
說是，依了他們的科律，我們長眠在此地。

——西奧斯人賽摩尼第士

希臘詩選六首

退步

你們不須肩起這重負，少年——

憐人意的「婦孺」受慣了嬌養——

災難來了，你們有伴侶羅前，

陪了你們閑話把胸懷舒暢；

遣悶你們可以去遊戲，可以

行過街市中，去看畫家展覽。

我們是出了門便要受閑氣——
天知道，關在家裏真是難堪！

——
亞嘉謝士

小愛神

惱人的戀愛，多麼惱人！

算來那用場何在，

整天到晚的恨罵連聲，

叫着：惱人的戀愛？

那小神愛聽這種說話；

愛聽人拏口張大，

儘是詛咒；任隨我罵罵，

(上)集 溜石 香

他正是圖我冒罵。

綠波推送來這裏的，
啊，

美神，我眞的豔羨

從那水行裏你是如何

將一團熱火生產！

——
梅列覺

印章

五條牛，在百花坪裏吃草，
生動的刻上了一塊玉章；
無影無蹤，牠們久已遁逃，
要不是有金欄圍在四旁。

—
普臘陀

墓銘三首

少時嘗盡了貧苦，到年老

又大富，我的生辰我詛咒：

從前沒有享福，金錢缺少：

如今精力衰了反而富有。

是我，泰門；我活的時候恨一切衆生：
去，咒罵你的快些去，莫在這裏停身。

——無名氏

老錫離斯，他收穫在海面上，

比起海鳥他還要來得犀利，

抓了漁叉，漁網，來去在岸旁，

礁面，並沒有樓船給他坐地；

「雷暴的凶星，」或是風飄忽起，

都不會傷害到他，雖是年老，

是在茅棚裏他的雙睛永閉，

好比油乾了，燈兒從此熄掉；

這墓並非妻兒修築的；我們，

也是漁夫，爲了他蓋起這墳。

(上)集 榴 石 番

—
| 沓 闌 屯 人 黎 奧 尼 達 士 |

驢蒙獅皮

有一條驢子用獅皮裹身，
興高采烈的在林內遊行；
溪畔，崖前，嚇得蠢蟲四竄；
他遇到了狐狸，也想照辦。
不料香先生在獅鬣底下
聽出了吼聲是粗糙，浮夸；
他說，「驢王，我也幾乎謊死，
幸虧我聽熟了你的長嘶。」

驢子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
伊索

牧歌

牧羊人柯里敦愛他主人所鍾情的亞列西司，他
指望毫無。他只能每天到山毛櫸的濃蔭下，獨自的，
向林木與山嶺歎憫他的悲憂。

「狠心的人哪！你不垂聽我的歌吟，你不憐憫我。
像這樣，有一天你總會將我逼死的。如今羊羣去了
涼蔭之中，綠色的蜥蜴躲入了灌莽的叢內，收穫的
農夫也有田婦爲他搗出茴香與大蒜，只有草蟲，當
我在烈日之下追逐你的蹤跡的時候，鼓奏起歌調

來，只有他們是我的伴侶。

「寧可去忍受雅瑪瑞里司的烈性與驕態，寧可去屈從迷納加司——雖然她是暗色而你是白色的。你不要過信顏色的區分：白色的根花有他凋落的日子，暗色的風信卻因有用而被收採了。」

「你只知道看不起我，卻不問一問我是那處的人。你要曉得，我有許多如雪的羊羣，許多如雪的乳漿。在錫西里的碧峯上有成千的羊齧着草，他們都是我的。甘美的乳漿源源而來，在冬天都不斷絕。」

「我又能歌唱，安菲恩所能唱的歌兒我都可以上口。我希望能用歌兒將亞勒辛士的羊羣迷引了過來，如同他用歌兒呼喚起一座城池一樣。」

「我也並不醜陋，正是昨天，在海風平海水平的時候，我像納西索士那樣，在水中窺見了自己的影子。若是水之圓鏡並未欺騙我，那即使是達甫尼士來，我也敢同他比，即使是你來評判，我也毫不畏縮。」

「啊，離開了喧囂的城市，來與我同居茅舍，同遊山野罷：我們可以驅鹿下山，也可以拿綠的柔條驅羊回欄，並且，像我這樣，你的山歌也有一天可以比上盤恩的！盤恩第一個指點我們用蠟來聯合蘆管，也是他呵護着我們這些牧人以及我們的牲畜。不要因蘆管會磨你的柔脣而退縮。亞明陀士當時爲了學吹蘆管，不知受過多少磨難啊。我有一枝蘆管，是七條參差的細莖所湊成的：岱米忒士在臨斷

氣的時候將他遞給我，並且說，他如今讓你獨佔了。
亞明陀士聽到了那番話，又瞧見這枝管，心中妬忌
得很，他只是儘低下頭，用右脚尖劃地。

「我還有一對小鹿，（我是從多麼峻險的山峽
將他們趕下來的呀！）白斑的皮，每天的乳漿抵得
上兩隻母羊：這都是爲了你。索斯諦里司久已向
我哭求過他們了——給她罷，橫直我的贈遺都入不
了你的眼裏。

「最美的女郎呀，你爲什麼不與我同居呢？！看仙
女們爲你攜來了百合花籃。奕麗的龍女們也爲你
到草坪上尋覓出罌粟之朵，紫色的地丁，以及水仙，
芬馨的茴香花。她們在籃上組入了肉桂以及一切

的甘美之物，又在紫色的風信之旁襯托着黃的金錢花。我將爲你採甜美的蘋果，採我的雅瑪瑞里司所愛的栗子，採光滑如蠟的梅子。桂呀，我也將採你，還有你，鄰比的番石榴：你們既是比鄰，你們的芬芳也須調和在一起。

「咦！你真是一個鄉愚，柯里敦。她正在鄙笑你的餽遺呢。餽遺如果打得動她的心，那就哀阿勒士比你富的多了。可憐的人，你這是爲了什麼？你可知道你的池沼中有牡豬在那裏攪濶，你的花園間有風颺在那裏摧殘呢？」

「狠心的人哪！你這是躲的誰？天上的神祇都在林野中住過：爲了伊諾尼的原故，巴里士情願捨了

父親拋了城市來遠住在愛達峯上。讓白勒司去居住她自己營築的城堡，我只要綠的樹林。凶狠的獅子尋狼，狼尋小羊，小羊尋金花草的葩朵：他們各向心愛之物吸近——我只是尋的你。

「看哪：歸家的牛項懸田犁，緩緩的行着，太陽落下了，一切的影子都舒長了一倍，傍晚的涼颼也在草頭生起了。但是情火依然熾熱在我的心頭。他是無從止遏無從轉移的。」

「可憐的牧人，你如今是謔語起來了。你難道不記得有修剪才半的葡萄還在榆幹之上嗎？你爲什麼不去拿起些柳條或是草杆來，編織些筐篋一類的家常物件呢？雖然見棄于一人，還有別人的。」

給列司比亞

最甜美的女郎，我們來相戀，
這種行爲雖是正人有責言，
那到無須顧忌。鉅大的天燈
沈下西流，不久牠們又上升，
唯有霎那的是我們這微光，
一熄了，漫漫便永久是夜長。

要是大家都在戀愛裏生活，

刀兵便動不了也無須城郭；
戰聲不會來驚擾我們的夢，
除非愛神吹起喇叭在帳中；
愚人才枉耗盡他們的微光，
自勞自苦的去尋覓那夜長。

一旦死神光降了，不須朋友
來騷擾我的美夢，悲淚雙流，
我要一切的情人歡樂而來
到戀愛的墳上搬演着戀愛：
那時，列司比亞，你拏這微光

封閉起，派「溫柔」送我去夜長。

他的詩集

處女，要是正人來看見，
在讀我的詩，她會紅臉：
等他去了，再拏詩讀完，
她的面龐上不會渥丹。

——
馬休爾

行樂

詩人何雷休士呀，

你的話真對，真對！

迅速的時光，看哪，

已經一去不再回。

琥珀顏色的美酒，

牠去了那方，那方？

還有那朱脣，白手，

春花一樣的女郎？

年年有葡萄新釀，

花兒歲歲發南枝——

但是詩人的頭上

雪花已侵入鬢絲。

美人不會青眼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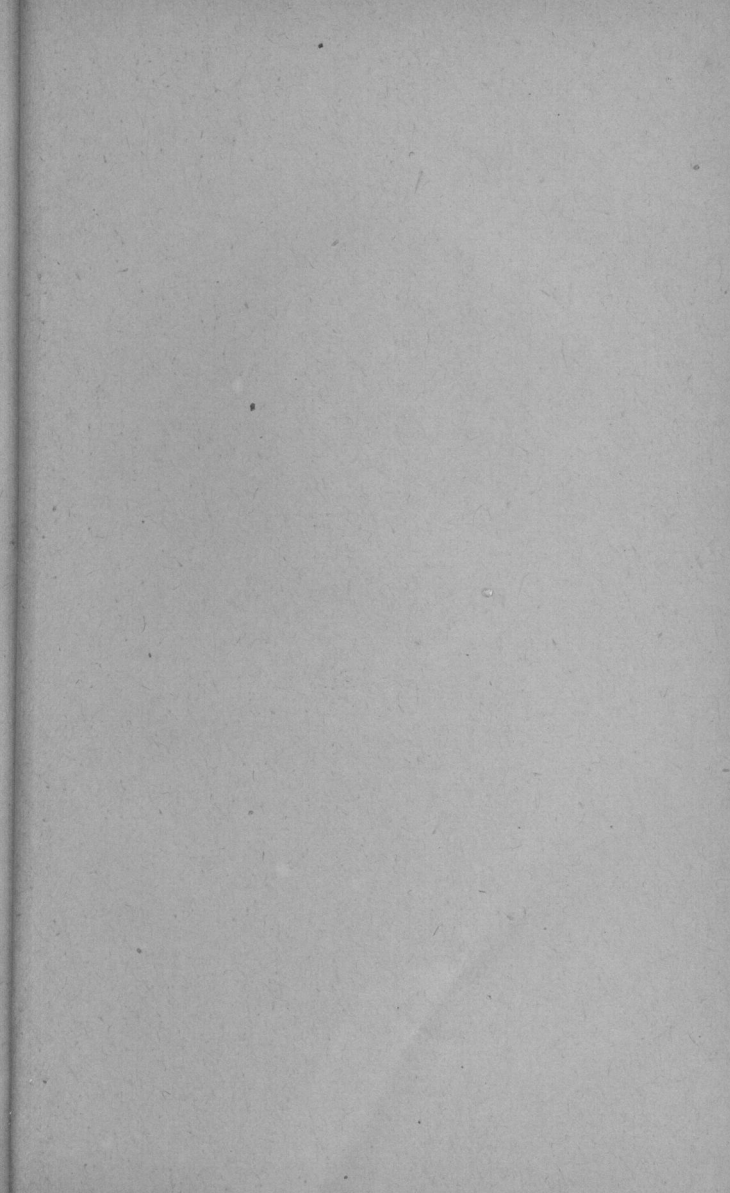
年少不會舉過盃，

就說有盛名，高爵，

也只算空活一回！



中
卷



「新生」一首

翩然自道上行來，她致敬意。

那儀容顯得又純潔又溫柔；

說不出話來，我的舌尖儘抖，

想看，那光華又教雙目迷離。

誇美她的言辭在四邊盪起，

仍然謙遜的，她行走去前頭；

好比是仙人，天上來的，迤邐

在凡間，顯現着生動的靈奇。

望見了她，那雙眸真是怡悅，

有一絲甜蜜裊娜入了心血；

想知道這滋味的必得親嘗：

從她那朱脣之內，彷彿飄來

有潤神的脂澤，飽含着戀愛，

向了靈魂學生的說，「去悲傷！」

——
但特

六出詩

爲佩忒臚作

我爬上去了幽黯，與陰影，
輪廓寬大，與白色的羣山，
那裏不見有顏色染衰草。
我的渴慕卻還不會褪綠，
牠已經生根在那塊堅石，
有脣又有耳，是一個女郎。

冰凍起了，這妙齡的女郎，
有如那冷雪長眠在陰影；
她不動情，有如那塊硬石
不能感到春溫暖起羣山，
將山色更換了，從白到綠，
在坡坂上又鋪滿有花草。

她一戴起花冠，冠上編草，
我便無心去想別個女郎，
爲的她會拿黃編織進綠，
編得真好；愛情坐入陰影

去躲避這般危險的女郎；
愛情關起我在低的羣山，
那嚴密遠超過壁壘青石。

她那光華還要勝似寶石，
她傷了人，無從治以藥草！
因此我遠逃過郊野，羣山
去躲避這般危險的女郎；
她的光明照退一切陰影
自山嶺，牆垣，自夏林碧綠。

不多時以前，我見她著綠——

那嬌媚能令愛情生頑石，

何況是我……我愛她的背影；

我向她求愛於一原青草，

（便是如此，人求愛於女郎）

那草原的四周圍有高山。

要等河水倒流，流上了山，

愛情始能爲我在這碧綠，

潮溼的林，中，在一個女郎

那心上燃起火來：倚了石

願長眠，獸物般我願吃草，

只須她的衣衫投來倩影。

陰暗的，羣山儘管移夜影；
用了衣衫的綠，這個女郎
能蒙起牠來，如石蒙碧草。

——
但特

番女緣

番女緣述意

伐朗斯伯爵領兵來侵犯褒該爾伯爵的城池。褒該爾只有一個兒子，阿迦珊。他相貌魁梧，性格溫良，但是他不肯領兵出去禦敵，因為他的父親不讓他娶尼哥列作妻子。她是城中一個隊長的義女，從販人的回回處買來的。

隊長將尼哥列在一間樓上關了起來，因為伯爵的命令如此。只有一個老嫗伴在她的身邊，阿迦珊她自然是更看不見的了。她住着一間牆壁上畫滿異國風光的樓房。悶時只有倚了大理石的窗欄，默望着樓下花園內的花木歎息。

阿迦珊到隊長這裏來追問時，隊長說：「你何必要娶她呢？她是異教的人，你娶了她，是要墮入地獄，不能升上天國的。」阿迦珊回答：「我不要天國，我只要我的尼哥列。讓那班老朽殘廢的牧師那班自尋煩惱的進香人去進天國，我寧可帶了我的尼哥列到地獄去，與那些在戰場上死於非命的英雄，那些妖媚的除開正夫外，還養着三四個情人的女子同住，因為輝煌的金寶，眩耀的衣裳，清歌與妙舞，都在那裏。」

但是阿迦珊垂頭喪氣的回了家，因為隊長將他謝絕了。這時候城下的敵人攻打得更凶，老伯爵又跑來叫他去迎敵。他說：「必得你答應我在戰勝歸來的時候去見尼哥列一面，並且親她的吻，我才肯上戰場。」老伯爵答應了他，他當真的披上衣甲，握着矛盾，滿是興頭的迎敵去了。

那知走到半路，繮也滑下手了，頭也俯向胸了，因為他一心一意的只在思想尼哥列。等到敵人捉住他時，他才想到：我的頭如果割了下來，我卻拿什麼去同她親吻呢！他於是振作起精神，自敵人的掌中掙脫，把他們一氣殺傷了許多，並且生擒過來他們的伯爵。

他把這伯爵獻給父親要去見尼哥列的時候，他的父親卻食言一定不允。他一氣，把那伯爵放走了。他的父親也氣得把他幽禁起來。

尼哥列在一個月夜趁着監視她的老嫗已經睡了的時候，拿許多被單與手巾打結成一條長繩，將一頭繫在窗上，偷偷的綰了下來。她掖着裙子，低頭踮腳的走過：一對豐滿的乳峯在衣裳下降起，有如蘋果，她脚下踏着的小花顏色顯得暗淡，因為她是如此的潔白。這時候，夜鶯一直在遠方的朦朧月色中低啼。

她是預備逃去他鄉，免得阿迦珊爲她受苦。她想在離別以前再見他一面。她順着牆陰走到幽囚着阿迦珊的牢房之畔的時候，聽到他在內悲呼：「尼哥列！雙脣比酒還甜的女郎！我爲何這般遲遲時乖呢？不多時以前，有一個進香人，呻吟於他的草墊之上，不得起身，但是你湊巧經過他那裏，他從你掖起的裙下瞥見你的白腿，他的病立刻霍然而愈，跳起身來回了家去。這進香人居然比我幸福，能夠憑了你治好疾病。我呢？我是只能懷揣着心病，關閉在這裏，對了虛空悲歎與哀呼呀！」

她割下頭髮，自斷鬮上遞與他說：「阿迦珊！我以後是永遠不能見你面的了！你的父母家人對我是誓不兩立的，你因了我與家人不和，並且在這裏受苦，我不如犧牲自己的幸福逃去了外鄉罷。」阿迦珊動氣了，「狠心的人，你能別我遠去嗎？你不知道，你的美貌他們看見時一定是不肯放過的，那時我一想到，你將上一個男子的牀，而這牀並非我的，我是決然活不了的嗎？」

尼哥列說：「你怎不看一看我的心呢？咳，你居然能夠懷疑我了！這樣看來，你的愛我一定不如我愛你的那麼深了！」阿迦珊說：「女子的愛是流露在眼珠的瞥視，乳峯的蓓蕾，裙下的脚尖，男子的愛卻是藏在心窩！」尼哥列，你聽到嗎？心窩！」

在這一對情人正爭論着誰的愛情最深的時候，路上走近了身懷利刃的巡夜人。幸虧這對情人頭上的望樓之中有一望卒，他心地慈悲，口唱一歌，示意與尼哥列，教她快快躲避了起來。

巡夜人走過之後，尼哥列便在驚魂初定中與阿迦珊分離了走上她的遠道。她翻過

城牆之時，身上劃了許多傷痕，鮮紅的血珠自四肢迸出；磚石荆棘是無情的，牠們那知道愛惜那嬌嫩的皮膚呢。她走到一座森林之旁，想進去又怕野獸，想退後又怕追者。終究她覺得追者比野獸更可怕，進了樹林。她走到一叢灌木之下，恐懼與疲倦使她歇下，並且不久她就睡着了。

她在鳥啼與牧羊人的歌聲中醒了轉來。這時候牧羊人正圍坐在草地上享用他們的食物。她說：「牧羊的哥哥們天佑啊。望你們去告與阿迦珊知道：這林中有一隻獸，這獸給他知道了時，他是一定寧可拋捨千金都不肯將獸身的一毛讓與別人的。你們還告與他知道：惟有此獸能醫他的病，如果等了三天他還不來，他的病便永無治好的指望了。」說着，她還拿了些錢給他們。他們之中一人說：「你莫非妖女麼？不然，你的說話怎麼這般離奇，你的面貌怎麼這般美麗？我們是不去找阿迦珊的，但是我們答應你，在他來這裏的時候將你的這番話告訴他。」

尼哥列別了牧羊人，轉身入林，在低垂的花枝下走過被草遮沒了的小徑中。她走到

一條七岔路口。她在這裏摘取白的百合花，綠的橡樹葉，以及各種的花朵樹枝，作成了一間碧綠的小屋。她知道，阿迦珊如果真愛她，他是一定會追過來，並且一定會知道這是她作的小屋而在屋中歇息的。

此時城內已經無人不知尼哥列是失蹤了。老伯爵歡天喜地的把阿迦珊釋放出來，並且爲他大排筵宴。那知道他趁了這空打馬逃出城了。他進了樹林之時，聽到牧羊人的歌聲，歌中所說的正是他自己的名字與一美麗的女郎。阿迦珊走近，給了許多錢，叫他們將歌再唱一遍。他們收了錢，卻一定不肯唱，他們說：「阿迦珊，你，我們是認識的歌，我們是不再唱了，不過我們可以說一個故事給你聽。」他們於是把尼哥列託付的話說了出來。

阿迦珊聽完之後，立刻打馬追了過去。他走到半路，遇見了一個奇怪的人：炭一般黑的大頭，厚脣大鼻，牛皮靴子，身上罩着一件長衫，有一根木棒拄在腰旁。「天佑啊，大哥。」

「天佑啊。」「你等在這裏作什麼？」「與你何關？」「問一句罷了。」「你好生生的騎着馬，爲什麼要嗜聲歎氣呢？我如果是你，教我樂都來不及呀。」「你認識我？」「誰不知

道你是阿迦珊？你這是追的什麼？」「追一匹白色的獵犬。」「哼，獵犬也值得歎氣流淚！那樣說來，我失了主人的一條牛，鬧得家中僅有的一張牀都被他們拾去，老娘只好睡稻草，自家要逃出來躲避，更該怎樣呢？」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爲獵犬流淚的騎者居然同情他的困苦，從身畔掏出錢來給他去賠補牛價。他感激的說：「天保佑你尋到你心愛的獵犬罷！」

百花百草之屋如今在阿迦珊的眼前了。他知道這一定是尼哥列作的事。立刻跳下馬來。下馬之時，一不小心，在石頭上滑了一交，把肩骨跌出了節。他於是側了肩匍匐入屋中。他仰了頭自屋頂的罅隙中觀看一天的星，時有花香與枝葉的氣息飄來鼻中。他歎道：「我那眼光閃爍如星的女郎，我那脣息芬芳似花的女郎，你的情人已經來了這裏，但你卻到那裏去了？在這自由的郊野中，我正想有你來抱我吻我，但你卻已經遠逝了。」

正說到此處，他覺得有一個溫暖的身體靠近他的背，並且一對柔軟滑膩的脣已經吻在他的頸上了。這不是守候着他的尼哥列還是誰呢？她看見他面部的抽掣，因之問出

了他肩骨脫節的事。她使出她的手法來，竟將骨節湊上了，並且揉和了各種的花草樹葉，撕小衣綁在傷處，竟使他毫不感覺痛苦了。

這一對情人怕人來追，趕緊的逃上路去。阿迦珊騎着馬，將尼哥列緊抱在胸前，走不到多時，便要親她的吻。她問他們去那裏，他說：「管牠呢！只要有你在我的身旁，任是何方都一樣的。」

他們跋涉過萬嶺千山，漂過大洋，到了陀婁國。這國的男子懷胎，女子打仗，真是天下罕有的事。被阿迦珊走近王宮，將國王抓住，一頓痛打，叫他發誓應允了廢除這種風俗，才罷休。

他們在陀婁國住了沒有多久，遇到一隊漂洋的回回來這裏，攻下了城池，將他們擄上了船。不幸，他們的船不同，並且這些船在海上遇到一陣風暴，彼此失散了。阿迦珊坐的船漂到褒該爾地方，被居民扣住，他便因此生還。並且老伯爵已經亡化，他立刻被擁登了寶座。尼哥列坐的船是加太基國王的，牠駛回了故鄉。原來尼哥列就是加太基國王的

公主是幼時被拐出去的。當載她的船駛到了加太基城下的時候，她看到郊野城池，恍然憶起這便是她童年的故鄉，她便是國王的公主。她見到國王的時候，將這些話告訴了他，他也立刻相信了：不說相貌逼肖，就是尼哥列的那種優雅從容的風度便很可證明她是一個公主了。

她雖住在富麗的深宮，心中仍然是不安樂的，因為她看不見阿迦珊。國王幾次想爲她招駙馬都被她推宕了過去。她知道這不是一個結局，於是提了手琴，用草塗黃了臉，附着一隻船舶又逃來了阿迦珊的宮前。她被召入宮，在阿迦珊的面前，拉着手琴，將她自己的遭遇一齊歌唱了出來。她看見阿迦珊聽完之後眼眶中充滿了晶瑩之淚，她的整顆心都軟了。她回去隊長家中，這時候他已經去世了，只剩了將她撫育成人的義母還在。她的義母立刻認出了她來。她用眼明草將面龐的黃色洗去之後，穿起一身華麗的衣服，端坐在牀褥之上，等着她的義母去找她的情人來家。便是這樣：他們的這段姻緣終究在許多磨難之後和合團圓了。

這便難怪

這便難怪我何以歌唱，
比起別人來歌唱得好；
爲的越嚴密愛情纏繞，
我越甘心深投入羅網——
學問、知識與肉體，靈魂
與其他一切我都不顧；
牽我去這條唯一的路，
籠在心頭上有那縲繩。

除非是死人才在心上
不生愛之花，芬芳，美妙；
這福佑有人不會嘗到，
他便在胸中感受饑荒；
如其上帝，生命的主人，
擊我所頌揚的這尤物，
有一個月，隔開在兩處，
有一天，那他便是殘忍。
多麼銳利，那花兒吐香，
多麼細緻！聽見牠呼叫，

百回的我在坪上暈倒，
我又百回的起來歌唱。
容顏真嬌媚，我這愁悶
別人的驕傲比來不如：
教我如何禁當得幸福？
煩惱已然是這麼怡神。

天哪！你還是快擊虛誑
與真情別開，光大與小
教叛逆在塵土內嚎咷！
教欺罔前來傾吐衷腸！
呀！如其我主宰有衆生

(中)集榴石番

一切的珍寶還加倍數，
願意掣來我雙手交付
與我的女郎表達精誠。

——
貝爾納·德·望塔度

弔死曲

在場的一切哥哥與弟弟，

莫把心腸硬起對了我們——

你們現在存個憐憫之意，

將來臨死天會更發慈心。

你們瞧見弔着，五人，六人：

那肌肉，生前養得過豐盛，

現在已經腐了，一齊啄盡，

骨頭也化成了渣滓，飛灰——

莫笑我們犯罪行了歹運，
去求衆生的罪天莫窮追。

莫爲了我們稱呼作哥弟，
便作鄙夷之態，說正典刑

死的人怎麼配——須知官吏

都不能一生到老聰明。

我們已經弔死了抵罪名；

爲我們的魂靈乞求耶聖

大發慈悲，快把我們安頓，

免得魔鬼搶去奏凱而歸。

我們死了，往事何苦究問；

曲 死 甲

去求衆生的罪天莫窮追。

雨水已將我們淘洗盪滌，
太陽曬得枯黑一似柴薪。
眉髮被鴉鵲掛了作遊戲，
眼眶之內已經啄去雙睛。
鳥啄我們比啄果子還勤。
再不會歇下過將息勞困，
我們只是隨了風的高興，
一刻東邊，一刻又向西吹。
唉，再莫學我們不安本分，
去求衆生的罪天莫窮追。

溯
話

帝子耶穌，你是凡人之帝。

求你幫我們把魔鬼逃避——

我們對他一毫無欠無虧。

哥弟們，莫留譏笑在此地，

去求衆生的罪天莫窮追。

——
危用

給海綸

等你衰老了的時候，在冬天

你會捱了火坐着搖動紡機，

一邊哼我的歌兒，一邊歎息，

說，「龍薩他歌唱過我的青年。」

歌聲送到了侍女們的耳邊，

任她們是多麼迷離着倦意，

聽到了我的名字，都會驚起，

誇道你有福，從此名在人間。

那時候，我在地下靜然長臥
不醒，成了石榴蔭裏的魂魄，

你呢，白頭的老婦坐在火旁，

想着我多情，你傲慢，真懊悔；

哎，愛我！不如趁了今天玫瑰

還開着，我們攜了手去尋芳。

——
龍薩

寓言

一個故事，並不很長，
勸的大家莫作良民。
你有道理，無論多強，
總贏不了最強的人。

某日，山澗之旁，
小羊停着喝水。
剛巧走過餓狼

尋找野物墳嘴，

瞧見了這種弱的羊，

他便走來澗畔，

怒呼道：「你怎敢

拿我的水弄髒？」

這罪名要痛治才好！」

小羊回答：「吾皇請先息惱，

再瞧我犯罪沒有。

您如今站立的地方

在這山澗的土首

有二十步；我再思量

也思量不出我怎麼攪濁

您的飲水，要受重刑。」

「攪溷了。還有一件事，」狼說：

「我的名字你去年咒罵過。」

小羊趕緊分辯，「不會，不會！」

去年我還沒有出世。」

「那就是你哥哥。」「不是；

我娘只生下了我一個人。」

「不用多講，反正

是你羊家這姓。

我從前聽說過，羊狗，

人，毀我的話常掛口：

如今看來，真對。」

(中)集榴石番

口舌也不多費——

他把小羊背起，

走去他住的森林裏，

定成死罪，斷頭；

充了饑……也報卻深讐！

——
賴封坦

Chanson d'Automne

Chanson d'Automne

長歎的聲音
顫動在提琴，
把秋歌彈奏；
我含了惆悵
傾聽那聲浪
徐緩的抒憂。
梗氣在胸懷，

(中)集榴石番

面色轉蒼白，
聽鐘聲響動；
舊時的情況
兜來了心上，
傷心我一慟。

我去的田地
有風兒知悉，
短促而支裂，
飄來又飄往，
像風兒蕩漾
一片的死葉。

一鼠

卦達雷拉有一鼠在月曜日的清晨
取道向蒙綏刺多的市聚趨奔前程。
他的朋友黃瘦，一股鄉下老氣逼人。
擺上幾顆黃豆算是設筵款待嘉賓。

窮人家的桌上雖無美味，只見粗糲，
但款賓時春風滿面，令人見了快意，
不比華筵上，如老鼠見貓，不敢吐氣……

卦達雷拉來客的這餐飯便是好例。

大賓吃得很慢，有如十分喜歡黃豆。他邀蒙綏刺多的主人在飯吃完後，說，火曜日清晨，他在卦達雷拉恭候早市散時大駕到茅舍中稍作迺逗。

那天，桌上不知排了多少美味佳肴！生葷，燒烤豬肉，牛油，香噴噴的麵包，蒙綏刺多來的鄉人樂得不可開交，脂油涎沫掛滿了他尖喙旁的鬚毫。

正在大嚼之時，殿門呀的一聲洞開；
操家的主婦，有兩個下巴，走進門來——
這雙小鬼頭的賓主，驚得酒灑胸懷，
掉轉尾來逃避這天外飛到的奇災。

主人向家門的洞口放開四腿逃生；
苦了上客，不知所措，唯有東竄西奔。
事機緊迫，他只好在黑角落裏藏身——
在越行越近的脚步聲中戰戰兢兢。

步聲雖是安然度過，關閉起了門戶，
這未經世故的鄉愚還是抖個不住。

他的朋友，無事一般，「良辰不可再誤——」

我求你飲點酒來壓驚，再吃飯飽肚。

這些菜的味道固然不好，也不頂壞——」

「吃飯時候，想到別人要把我們當菜，

就是珍饈羅列在前，吃得也不開懷。

你如若過慣了，吃得下去，倒是請快。

只要清靜平安，嚼硬的黃豆也甘心，

無須精美的餚饌，吃時要害怕擔驚。

一邊飲食，一邊心裏卻怕不保殘生，

這時，最佳的筵席也要化苦水沾唇。

想起適才的情況，不由得四肢顫抖，
不如趁了新災未來到時抽身快走。
呀！要是再來個老貓，將我銜在巨口——
那時他是快活了，我卻要從此無有！

你的房屋誠然壯麗，飲食誠然芬芳，
但是在你的頭上他們把羅網高張。
我寧可居住茅舍之中以粗糲爲糧，
我不願無日夜的有貓與人在身旁！

——路依茲

僅存的陰加人

今天逃到了平金卡坡上，

避白人放射的致命紅球，

我與太陽一般流浪，憤怒——

但也太陽般自由！

日父呀，諦聽！漫柯的神座

傾了；你的祭壇上已不留

獸牲者，唯有我子然歌頌——

子然，但仍是自由！

日父呀，諦聽！我，你之後嗣，
怎甘心去作羞辱的奴囚？
不如殺死身軀還與先祖，

讓靈魂終古自由！

今天你在遠方沈下波浪，
還能看見我獨立火山頭，
將頌美的歌詩向你傾吐，
歌聲悲壯並自由。

明天，唉！當你的王冠之首

輝煌的升上了東極山陬，

你能看見的只有一墳墓——

我的墓呀，雖自由！

將有神禽降在我的墳上——

那象徵自由的神鳥，康兜——

在那裏築巢，哺養成雛子，

翔舞太空中，自由！

夜歌

暮靄落峯巔

無聲，

在樹杪枝間

不聞

半絲輕風；

鳥雀皆已展翼埋頭：

不多時，你亦將神游

睡夢之中。

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

一棵松樹孤立著

在北方一片荒山；

白雪遮蓋起身體，

他在睡夢裏沈酣。

他夢着一棵櫻樹

孤生於東土渺茫，

憂鬱無言的直立

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

在石炭人的崖上。

—
海納

Du bist wie eine Blume

你好比一朵花兒，

美麗，純潔，又天真；

我凝視着，慢慢的

有憂愁入了寸心。

我真想擡起了手

輕放在你的髮裏，

求天保佑你永遠

Du bist wie eine Blume

純潔，天真，又美麗。

—
海納

情歌

美麗的漁家女郎，
將船兒繫在洲前，
捨去了無情波浪，
來我的心海旁邊——

你將情化作脂油，
灑平那白浪滔天，
撈水底明珠在手，

歌 情

妝點你如玉容顏。

—
海納

財

財，你是憂慮的女，
讐恨的妹，欺罔的妻，
惡運爲你所哺乳，
邪僻也會受你提攜。
有你時恐懼齊到身邊；
沒有你，又被愁苦熬煎。

鉛卜

在多星的如銀冬夜

一年的除夕來臨：

三姊妹掣溶鉛滴水，

占此身將屬何人。

她們忸怩重復忸怩，

終把鉛滴下水中。

盆底起來沸聲，泡沫，

窺視時面泛微紅。

悄無人的夜深門外

有雪花如羽紛飛——

看夫君是何種行業，

女郎立盆的周圍。

大姊瞧見堡城，雉堞，

山坡上古木森森——

一顆心在胸中跳盪，

有如已作了夫人。

光明閃出二姊瞳子：

她看見帆掛危檣——

她正愛的船昂鷁首

搜多寶漂過重洋。

小妹瞧見寶冠璀璨，

她驚得小口張開：

皇后並非她想作的，

她自覺無此高才。

時光似水流入婚嫁——

大姊歸伯爵家奴，

幫他耕種佃的田畝，

二姊嫁捕鯨漁夫。

寶冠小妹雖有一個，

非金鑄亦無珠鑲——

那是愛情製的冠冕，

一詩人是她兒郎。

——
羅會和甫

穆隆的意里亞農英雄與英雄斯伐陀郭

穆隆鎮旁，嘉臘卡羅甫村中，住着意里亞，老加札克人。整整有三十年，他一直坐在竈上，手脚都動不了，爲他祖父的罪孽受苦。

三十年過去了之後，一個夏天，在割草的時候，他的父親同母親都出去到樹林圍着的草坪上去了，只留下意里亞一人在家。來了三個過路人，是基督與他的兩個聖徒，化身作行脚僧人，唱聖詩雲游着的行脚僧人，他們來向他要酒喝。

「哎！你們這些過路的老年人，好朋友！」意里亞說：「我滿心情願給你們酒喝，無奈我動不了身，又無別人在家。」

他們回答：「起來，洗浴自己：你能行動了，取酒來給我們止渴。」

他當真起來了，行動了。他篩滿了一杯黑麥酒，遞給這三個老年人。他們接過杯來，飲了，遞還給意里亞，向他說道：

「你也跟着喝，意里亞，伊凡的兒子。」他飲過之後，老人們問：「你現在的氣力如何，意里亞。」

意里亞回答，「我十分的感謝你們老年人。我覺到身中有一股偉大的氣力，簡直能把地移挪的動。」

他們彼此望過一眼之後，復向他說：「再取酒來給我們喝。」意里亞依言作了。他們飲完了，再給他飲。他們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了，意里亞？」

「我覺得氣力還是很大的，」意里亞說：「但只抵得當初的一半了。」

「就是如此好了，」他們道，「因我們如多給你些，地母將載不起你。」他們又道：「如今出去罷，意里亞。」

於是意里亞把酒杯放上桌子，自在的行上了街道。僧人們告訴他：

「是上帝垂顧你意里亞，給了你這大的氣力。因此，你須保護耶教，戰鬪異教的軍伍。他們的勇敢的戰士，以及大膽的英雄。你是註定了不會死於戰場的。在這白世界中沒有人比你更大力，除了伏爾加（他將來勝你也不是憑了氣力，是憑了詐術），除了斯伐陀，郭，更除了爲溼地母所鍾愛的氣力遠勝過你的密楷刺·塞揚寧諾維支，村人之子。你不要與這三人爭鬪。不要困居家中——不要耗時在田作上。你夫皇家的吉甫鎖。」說到這裏他們便不見了。

意里亞便出去到樹林中找他的父親，他看見父親母親同工人都在那裏休息。他抓起了他們的斧頭來砍樹，他的父親同工人三天都作不完的事情被意里亞一點鐘已經作完了。他這樣砍下了一整塊地的林木之後，把那些斧頭一齊很深的揀在樹樁之內，無論何人也抽不出來。

他的父親母親以及工人醒轉時，看見了那些斧頭，都詫異道：「這是誰作的事情？」意里亞剛好這時出了樹林，把斧頭抽了出來。他的父親謝上天讓他這兒子一變變成了

一個如此有爲的工人。

但是意里亞大踏步走入了廣野之中。他在途中遇到一個農夫牽着一匹捲毛的棕色駒馬走過。農夫所索的馬價意里亞照付與了他。整三個月之中，他一直把駒馬繫在廐裏，用上好的土耳其白麥喂牠，用碧清的泉水刷牠。這三個月過去之後，他把駒馬關在園中三夜，用三滴露水敷塗牠的身上。這樣作完之後，意里亞便把駒馬牽到高的柵欄旁。這匹棕色好馬開始左右的跳躍，能夠駝得起意里亞的分量了：因爲牠已經變換成一匹英雄之馬了。這些都是意里亞遵照了醫治好他癱瘓的那些唱聖詩的行腳僧所囑咐的話作的。

這時意里亞便鞍轡起他的良馬雲降來。他倒身跪地接收了父母的臨別的祝言，便翻身上馬，向廣野中行去。

他騎馬前進時，看到一棵潮溼的橡樹下支着一個白布帳篷，篷內有一張英雄之榻，不小的，長有五丈，寬有三丈。他把他的好馬繫在潮溼的橡樹上，自己躺在這英雄之榻，

竟自睡着了。他的英雄之眠是很酣的，他整睡了三天三夜。第三天上，好雲降聽到北方有一片巨大的聲響。潮溼的地母動搖起來，黝黑的樹林顛蹶，江河之水，濺溢過高岸。好馬於是用足蹄躁地，但總不能警醒過意里亞來，他急得作人聲高叫。

「喂呀，穆隆的意里亞，你只管睡在那裏享福，卻不知禍事臨你頭上了。是英雄斯伐陀回來他這帳篷了。放鬆我，在這廣野中，你自己快攀上橡樹去。」

意里亞當真的忽然站起身來，解鬆了馬，自己攀上了橡樹。

看哪！一個英雄走近了：比挺立着的林木還高，他的頭顱簡直上摩着流雲。他在肩膀上擡着一隻水晶匣，到了橡樹下時，他便放上地面，拿金鑰匙打開。匣中走出了他的英雄之妻，全個白世界中，這樣的美人是再也不曾見聞過的：挺拔的身軀，苗條的步伐，眼睛清澈如鷹的，眉黑如玄貂，肌膚潔白得無可比倫。

她走出了水晶匣後，安放起一張桌子，鋪上好布，將甘美的食品堆列滿桌。她又從匣中拏出麥芽酒來飲嚙。這樣的，他們享用並爲歡，斯伐陀郭吃得很飽之後，進去帳中睡了。

但他的英雄之妻在原野中漫行。一時湊巧，她看見了意里亞在潮溼的橡樹上。

「快點下來，你那俊秀的好少年，」她叫道，「快從潮溼的橡樹下來。不然，我就要驚醒英雄斯伐陀郭，說你如此這般的對我無禮。」

意里亞鬪不過這婦人，只好依了她的話下了樹來。

過了一時，那好看的英雄之婦拏起意里亞來，放進了她丈夫的深口袋中，並且把那英雄從酣眠中叫醒了過來。斯伐陀郭便把他的妻子重行放進水晶匣中，用金鑰匙鎖起，跨上他的好馬，取道向聖山行去。

不多時，他的好馬開始顛躓起來，英雄便舉起絲鞭在牠的腰上重抽。馬作人言說道：「我向來是背負英雄與他的英雄之妻，但如今我背負着英雄之妻與兩個英雄。這怎能怪我顛躓呢？」

斯伐陀郭伸手進深的口袋，剛好把意里亞提了出來。他便問他是誰，是怎樣進了口袋的，意里亞把真情一齊告訴他聽了。聽此之後，斯伐陀郭殺死了他的不忠實的英雄之

妻，但他同意里亞卻交換了十字架，並且叫他作弟弟。

他們談話之中，意里亞道：我一心的想看看那偉大的英雄斯伐陀郭，但他現在已經

不騎馬行在這潮溼的地母身上了，也不在我們的英雄隊中現身了。」

「我正是的，」斯伐陀郭說。「我也一心的想與你們並騎而行，但潮溼的地母載不了我。還有一層我不可以在聖俄羅斯騎行，除去高山與峻嶺，現在讓我們騎行於巖間，你跟了我去聖山罷。」

這樣的他們並騎而行，一路上談笑着。途中斯伐陀郭告與了意里亞一切英雄的習氣與傳言。

斯伐陀郭又向意里亞說：「你跟我到了我家中去見我父親的時候，你可以燒一塊鐵，但不要伸手給他。」

他們到了聖山上白石之宮的時候，斯伐陀郭的老父叫道：

「呀，我的好孩子！你去了遠方嗎？」

「我去了聖俄羅斯，父親。」

「在那裏聽到了，見到了什麼？」

「我在聖俄羅斯沒有聽到也沒有見到什麼，但從那裏帶來了一個英雄。」他老人已眼瞎了，因此他道：

「帶進那俄羅斯的英雄來，我好同他握手言歡。」

這時候，意里亞已經把那塊鐵燒熱了。當他到了要給手與老人握的時候，他把那塊鐵代替手給了他。老人用巨掌握了牠之後，說道：「你的手真結實，意里亞！你真是一個極大的英雄！」

在此之後，斯伐陀郭同他的兄弟意里亞漫游於聖山之上。途中他們發見了一隻巨大的棺材，棺材上寫着這些字，「誰註定了要躺在這棺材裏的，這棺材要剛好合上他身。」

於是意里亞試躺進棺中，但他覺棺材太長太寬了。斯伐陀郭躺進裏面，剛好合身。於

是這英雄說道：

「這棺材是爲我作的，意里亞，搬過棺蓋來，把我蓋上。」意里亞回答：「大哥我不去搬棺蓋，也不把你蓋上。哪！你這玩笑開的太大了，你居然要葬起自己來。」

於是這英雄自己搬過棺蓋，自己掩蓋起來。但是等他再要托牠起來的時候，卻不能夠了，雖然他用了十分的氣力。他便向意里亞說：「哎，兄弟！這明是我的時運到了。我不能托起棺蓋來。你現在試試看。」

於是意里亞用力來抬，但也無效。英雄斯伐陀郭說：「去擊我的大戰刀從棺蓋當中砍下。」但是意里亞沒有那麼大的氣力舉起那刀來，於是斯伐陀郭叫他。

「彎下腰來，挨近棺材的罅隙，我好用我的英雄之氣吹你。」意里亞如言行了之後，他覺得身中一股大力，有從前的三倍。他便舉起了大戰刀來，在蓋面砍下。這一下砍在棺蓋，火星四面迸射，力下之處，有一道鐵痕深陷。斯伐陀郭又說：

「兄弟，我氣悶了！再擊我的大刀在棺蓋上砍牠一下。」

於是意里亞砍下棺蓋，又是一道鐵痕。斯伐陀郭又說：

「兄弟啊，我死了！如今再彎下腰到縫旁。我還要向你砍氣，把我的神力一齊給你。」
但意里亞回答：「大哥，我的氣力已經很夠了。我再要多的時候，地母便將載不起我來了。」

「兄弟，你這作的很好，」斯伐陀郭說：「你不曾聽我這最後的吩咐。因為我這要吹，便是吹的死氣，那時你便要死在我的身旁了。但是，永別了。你收起我的大戰刀來。但將我的好馬繫在棺旁，除了斯伐陀郭，別人是作不了馬主的。」

這時一縷死氣自裂縫中飄了出來。意里亞辭別了英雄斯伐陀郭，將好馬繫在了棺材之上，把戰刀掛在自己的腰間，騎馬去了廣野之中。

斯伐陀郭的熱淚卻從棺紋中流個不斷。

——俄國古代民歌

海客

我能唱一歌，談我航海的經歷——
我如何掙扎過那些多難之時，
疲勞之日，吃過多少苦，撐船舶
過怖人的洶湧上，尋探入幽方。
深夜間，手足都僵硬了，在船首
我守望著，看牠在波浪裏顛搖。
我的腳上，鋪滿了霜，以及冰雪，
但我的胸口同時有怨聲沸騰——

饑餓又隨疲乏來蝕我的勇氣，
這種苦楚那些陸居的人怎知，
他們也不知我整冬在冷海上，
身邊懸滿冰雷，舉目不見親人。
雹子成陣的飛舞天空，只聽到
波浪咆哮，冰冷的，與天鵝之歌。
聽鯉魚的呼聲作消遣，吉諦衛
嘈雜着，當聽人的笑聲，聆海鷗。
風浪喧騰在崖石上之時，海燕
拍着凝冰的雙翼回答，海鷹啼，
浪花漬了翼的鷹把凶聲高舉。
那裏無親人慰我孤寂的靈魂——

這那是城市中坐享生之樂的，
罕經厄難的驕子所知道的呢？

鳩

鷓

鷓鴣

夏天到了人間，

鷓鴣揚聲！

穀田發芽，草地開花，

林木也青青——

鷓鴣鳴！

母羊追逐子羊，

牝犢犢奔，

牯牛在跳，雄鹿在蹈，

鷓鴣在和鳴！

鷓鴣，你啼的好，

莫把歌停！

鳥呀，高鳴，你的啼聲

將萬古常新！

舊的大斃

今年的冬天冷得奇怪：

濃霜好像雪鋪滿山坡，

北風整天的吼在門外，

牛凍在欄中無可奈何。

她不愛喧叫，我的老妻，

言語從容的她朝我講：

快去救老牛，莫再遲疑，

怕冷就穿起舊的大斃。

「老伴呀！牛我並非不顧，

但那身大氅實在難堪，

牠已經舊得有如薄布，

蟋蟀行過時都會踏穿。

人不該我，我也不該人，

作套新衣我久已思想，

明天一清早我就進城，

衣鋪裏去買新的大氅。」

「我們的老牛說來真好：

她不會扣過一滴奶漿，

黃油同乳餅向不會少，

別的幫助更數不清場。

我瞧她受罪真不忍心。

好哥哥，這回你聽我講：

我們並不是裝闊的人，——

穿起你那身舊的大斃。」

「我的大斃說來也真妙，

材料結實，經用又經穿——

但現在一文也無人要，

因為我穿了四十多年。

從前是厚布，紅似火光，

如今他爛得好像魚網，

遮不了風，雨也不能當——

不如作一身新的大氅。」

「我們兩個最初次認識

離現在已經四十多年，

我們的兒女數目近十，

鄰居看見了誰不垂涎，

他們長大了，出嫁，成親，

都明白道理，那不用講——

你爲父的如今倒發昏？——

快穿起那身舊的大氅！」

舊 的 大 斃

「老娘，你不須把我埋怨，

如今的世界不比從前：

現今無論你何處去看，

下人着衣都主子一般——

玄色與油綠，有藍有黃，

自己是誰他們並不想。

今世裏我也闊牠一場，

我就去買件新的大斃。」

「斯諦芬王今世真少有，

他的衣裳值四兩紋銀，

他說這衣只值三兩九。

因此將裁縫叫作強人：

他是皇帝，頭上戴寶冠——

我們貧窮儉德更須講，

人一驕侈萬惡便開端：

快披起那身舊的大氅。」

「我的老妻她不愛喧叫，

但她管住我一毫不鬆——

我不願家中聽見吵鬧，

凡是她的話無不聽從。

男子再莫想爭勝女人，

舊的大斃

除非先認輸一聲不響

相安一世了現在反脣——

還是穿起那舊的大斃。」

——英國十六世紀無名氏

美神

我愛的對衣裳十分考究，
衣上她身莫不相宜，

無論是夏季綢衫的短袖
或冬天覆膝的裘衣：

一切美皆在她身

當她通體披上衣裳，

她簡直就是美神

在一絲不掛的時光。

無名氏

愛

愛不可基於儀表軒昂，
也不可基於眼珠，面龐，
因為外貌終歸要憔悴，
就是那最忠誠的心腸
說不定都會轉移，

那時愛便將銷歇——
你該作一個真的婦人，
只知愛我，不懂得原因，

(中)集 榴石 番

那時愛永有根基，
愛便將永存不滅。

無名氏

賭牌

一天愛神與她賭牌開心，
拏接吻作注頭，被她大贏。
他注下自己的弓箭箭盒，
母親維納司的鴿子麻雀，
又輸了。他心裏十分慌張，
便將汗的明珠摘下面龐，
連同脣的珊瑚，頰的白玉，
那知一齊被我愛的贏去。

最後她還贏得愛神雙瞳。

他因此便成了一個盲童——

愛神呀，連你都輸得這樣，

我來賭時更能有何希望？

151

怪事

痛苦充滿了愛情這病。

但是牠不肯就醫：

愛情這花越摺牠越盛，

珍護時花朵轉稀——

爲何？

你去俯就時牠偏遠颺，

你冷淡時牠又來身旁——

嘻呵！

Daniel

仙童歌

我與蜜蜂同飲花盃，
半展芙蕖是我牀幃，
催眠歌有水蚓低吹，
綠眼蜻蜓負我南飛，
想把春神半路追回——
春神歸去溫暖南方，
我也淹留不想家鄉。

海挽歌

你的父親在海底安息：

他的骨架已變成珊瑚，

他的眼睛已化成珠粒，

他的一切未銷入虛無，

牠們皆爲海神所轉換，

成了一些珍奇的寶玩。

仙女代他報喪：

叮噹。

(中)集榴石番

聽呀，她們敲着——

叮噹的鐘響。

及時

我的姑娘呀，你還去那方？
停下罷，這兒是你的情郎，

他歌唱時高低並妙：

妹妹呀，你不須再走向前，
跋涉告終於擁抱的中間，

這除獸子誰不知道？

何爲愛情？牠並不是將來，

(中)樂 榴 石 番

現在得間最好現在開懷

未來一切都靠不住。

與其在猶豫中虛度光陰，

女郎，不如趁早親我嘴唇，

要知青春不能久駐。

自挽歌

同歸罷，同歸罷，死之神，

讓玄色的殮衣把我遮藏——

高飛罷，高飛罷，我的魂，

我被狠心的她逼得身亡。

我的掩尸白布，中綴柏片，

唉，把牠預備起來！

憐惜我的親友，就是情願，

也無從分我悲哀。

棺木上，棺木上，無須要

美人樣的鮮花撒在上頭，

墳墓上，墳墓上，用不到

任何朋友爲我悲淚雙流——

在一片無人知道的塋地，

唉，葬起我的尸身，

免得失戀人到那兒歎氣

或者是大放悲聲！

林中

誰願在淺草上邊

綠蔭中與我同眠，

發出歡樂的歌聲

與枝頭春鳥和鳴，

來這兒，來這兒，來這兒：

這地方，

風不狂，

冬天裏也不飛雪片兒！

誰願逃遁出人間，
吸納郊野的新鮮，
饑餓時食品自尋，
尋到何物總甘心，
來這兒，來這兒，來這兒：
這地方，
風不狂，
冬天裏也不飛雪片兒！

撒手

唉，就此分了手罷，但我無怨——

請從我臉上收回你的雙脣，

還有那雙眼睛，星一般燦爛。

人從遠方看見還當是啓明。

但我當初的親吻，都請歸還，

都請歸還，

牠們把情獻給你，但是徒然，

但是徒然！

晨歌

天門外有雲雀歌唱，

日神舉首東山，

放龍馬在百花坪上

吸飲金色流泉，

金盞花從夢中醒轉，

舒開閃灼雙睛，

讓鳥語在枝頭巧囀，

催起樓上佳人，

歌 晨

催起佳人

在春天

那是情人與他的女郎。

嗜呀阿，嗜呀挪嚟挪，

同行過綠禾田的中央。

在春天，最宜跳舞的時間。

枝頭有鳥鳴，嗜叮呀叮，叮——

情人最愛的便是陽春。

這一對情人肩並着肩。

天 春 在

嗜呀呵，嗜呀挪擲，

躺在碧綠如油的麥阡，

在春天，最宜跳舞的時間，

枝頭有鳥鳴，嗜叮呀叮，叮——

情人最愛的便是陽春。

他們倆同聲高唱此歌，

嗜呀呵，嗜呀挪擲，

說人生像花，盛時不多，

在春天，最宜跳舞的時間，

枝頭有鳥鳴，嗜叮呀叮，叮——

情人最愛的便是陽春。

既然如此，何不趁當今，

嗜呀呵，嗜呀挪摩挪，

充分享取甜美的愛情，

在春天，最宜跳舞的時間，

枝頭有鳥鳴，嗜叮呀叮，叮——

情人最愛的便是陽春。

沙士比

十四行四首

一

我來比你作夏天，好不好？
不，你比牠更可愛，更溫和：
暮春的嬌花有暴風侵擾，
夏住在人間的時日不多：
有時天之目亮得太凌人，
他的金容常被雲霧掩蔽，

有時因了意外，四季周行，
今天的美明天已不美麗：
你的永存之夏卻不黃萎，
你的美麗亦將長壽萬年，
你不會死，死神無從誇嘴，
因為你的名字入了詩篇：
一天還有人活着，有眼睛，
你的名字便將與此常新。

二

當我高坐在默想之公堂，
召上來過去的種種迴憶，

首四行四十

我爲光陰空逝哭泣悲傷，
我爲多志寡成吁聲歎氣：
我想到好友拘禁在冥國，
難溼之目也有淚珠越牢，
想到從前熱烈，如今落漠，
不覺爲了青春慟哭嚎咷：
已逝之憂如今又到心頭，
我的心疼痛着又上夾棍，
像無情的官吏，不問根由！

但那時我如想到你，良朋，
失便重得，萬千愁也告終。

唉，美麗如有真理來點綴，
牠美麗的程度更將加增！
薔薇花誠然可愛，但香味
更令她的形影深入人心。
如說可珍的是顏色深濃，
那就野薔薇，當夏風來到
綻開蓓蕾之時，也在花叢
開着紅花與薔薇爭熱鬧：
除了顏色她卻別無所有，
因此，人對她不愛，不尊崇。

首 四 行 四 十

唯有薔薇人見了都俯首，
因香液可製自她的尸中。

少年，你的美麗消褪了時，
你的真理將永存於此詩。

四

請不要埋怨我變過心腸，
別離雖似乎冷去點溫情，
要知道我寧願身軀滅亡，
也不肯拋開你，我的靈魂。
你像家，我雖會別牠遠游，
不過如今我又回了田園，

我未在他鄉的花下淹留，
我帶回了聖水，洗滌前愆。
我誠然無異於一班的人，
有時候受點外來的誘惑，
但我希望經過這次離分
復會之時我們更加親熱。
我如今知道了，宇宙皆空，
除非有你的情充實其中。

沙士比

給西里亞

整天裏我與酒爲伴，

牠像你的眼光閃灼

因牠燦爛如你眼波——

我要抱着空盃狂吸，

倘若你會吹氣輕呵：

情熾我心有如熱灰，

熄滅還須大雨滂沱——

但你如有同情一滴，

牠將勝似整條天河。

我呈與你一朶玫瑰，

因爲名花須傍佳人——

日光永駐你的身畔，

將使花兒四季長新。

你低下頸略親花蕊，

挈牠插上我的衣襟——

女郎，從此我吻花瓣，

便如吻你柔軟雙脣。

告別世界

再會了，虛偽的世界！

是你教我生下地來；

戀你的心我已消滅，

我再不登你的戲臺。

說話我，儘管我對你

無所恐懼，也不企求：

你恨我也恨得有的，

那總算是到了盡頭。

我的童年，純樸，溫柔，

你去糟蹋了，又欺賣；

後來你煽起懼與讐，

雖說起因久已不在。

你送我到愚人國內

同下愚的認作至親；

滿目只見猜忌作祟，

上智便是無識，驕矜。

滿目只見聾子，瞎子，

風傳奉爲玉律，金科；

自由被人欺賣，殺死，

善人受盡憂鬱，折磨。

既生下了，就該忍受：

世界裏面原是這般，

臨到我頭上的時候，

就該受着，不要喊冤。

不然，我就真叫糊塗，

想着我與衆人獨異，

上天爲我獨造坦途，

上天爲我獨顯靈蹟。

不然！我知道我既生

便註定要憂，蹇，病，老：

這些我都受，卻看輕，

免得你假幫忙，討好。

爲了安寧，我不遠去，

像浪游者那樣奔波；

我的精力我要團聚，

在區區的這個心窩。

卞強生

十四行

我想，我還沒有過去半生，
已經把光明熄滅在地上，
我那股與死同盡的力量
徒然荒廢着，不能爲主人
把牠用出來，掣收支算清，
等他回來了，我好交出帳——
日工怎麼作呢，沒了光亮，
我問；忍耐，不要這片怨聲

張揚出去，便說，他並不用
你替他作事，誰能守本份，
誰就算是忠僕，他與國王
差不多，只要他眉毛一動，
就有成萬的人上前趨趨：
你呢，你只要侍立在中堂。

摩爾屯

死

死神，你莫驕傲，雖然有人

說你形狀可怕，法力無邊：

試想古來多少豪傑聖賢

視死如歸，至今依舊留名！

睡眠之神他是你的化身，

我們並歡喜他來到人間，

你的模樣當然肖似睡眠，

我們那又何必抱恐擔驚？

(中)集榴石番

你無非命運之神的奴隸，

夠可羞了，不須得意洋洋！

鴉片妖法也能令人身亡，

不專靠你引他去見天帝。

一死之後我們將要永生，

那時你卻死了，死亡之神！

Donne

眼珠

不要誇你的那雙眼睛
與明珠一樣圓潤晶瑩，
耳上的真珠仍將熠熠
在你眼珠緊閉的時辰。

Herrick

虎

虎呀，虎呀，在夜之樹林

雙睛內燃着火樣光明，

當初是怎樣一個神道

把怖人的你竟能創造？

在那層天上，你的目光

在那層海底，昔曾炳煌？

他上天尋火，憑何翅膀？

他入海擒火用何手掌

他有何營力在他雙肩

能捕得那心納你胸間

當心在你胸開始跳盪

有何手足能制你不放

何種鐵錘鎖鍊來那方

何種爐內溶出你腦漿

是何鐵墩有誰人的手

能抓住恐怖不稍顫抖

當星把戈矛擲下天空，
以牠們的淚澆灑蒼穹，
他作成你時會否微笑？
羊與你是否皆他創造？

虎呀，虎呀，在夜之樹林
雙睛內燃着火樣光明，
當初是怎樣一個神道
把怖人的你竟敢創造？

白雷克

美人

我那嬌嬈的女郎
離了家遠去他鄉，
美貌讓人人瞻仰
好比是空中太陽。
見了她不由心亂
一直到海枯石爛，
搏美人不知幾多

(中)集 榴石番

天對她獨是細看。

你好比溫暖陽春
教我們心血沸騰，
秋嶺上最鮮楓葉
也不如你的雙脣。

催命鬼比戶捱家
連皇帝他也擒拏，
他見你偏偏住手——
我都憐惜這嬌娃！

仙人對你最相憐。
他們在你的眉邊
加上了光輪一匝：
因爲你也是天仙。

我那天仙般女郎，
快回來你的家鄉，
你好比明珠一粒
還須在匣內珍藏。

Burns

多西

靠攏！奈河船上的人，
你們把多西圍起來：
怕的迦侖忘她是魂，
他自家年紀已老邁！

終

終

我不爭，因無人值得我的爭鬪，
自然我最愛了，其次便推藝術——
我在人生的火爐前煖着雙手，
爐火熄了，我也更無什麼躊躇。

懇求

有一個字眼被人濫用，

但我不敢濫用牠，

有一種情感被人嘲弄，

但你不好嘲弄牠。

有一種希望極像失意，

失意有誰能克降？

得到了你的一點憐惜，

比別人千倍都強。

我不敢呈獻愛情與你，

我呈獻的是崇拜——

人的崇拜神也看得起，

我的你該不見外？

我所敢呈獻的是願心——

好像猿猴願撈月，

好像燈蛾願得到光明——

你難道忍心拒絕？

希臘皿曲

「安靜」的未受汗辱之新婦，

拜認與「沈默」「悠久」的女兒，

郊野的史家，把故事敘途，

說得比詩歌更藻麗一些：

那上面綠葉爲緣的故事

是談的天陂，亞卡地谷中

神或人，神與人的那些話？

這些是什麼人神什麼女子？

不願意，奔逃，掙扎在當胸？
什麼鏡管？什麼狂喜爆發？

聽得見的樂調是美，不過

聽不見的更美；那麼，簫管，

齊奏罷；不向那肉的耳朵，

你們向靈魂無聲的高囀：

樹下的美少年，你停不住

你的歌唱，樹也落不了葉；

勇敢的戀人，你接不了吻，

雖然很近——可是，你莫悲楚！

她不會從你的眼前消滅，

永久的你要愛，她要媚人！

啊，幸福的樹枝！永不落葉，

永不與芳菲的春季送行；

幸福的樂師，不疲，不停歇，

永久的吹出常新的樂聲；

更幸福的愛！更幸福的愛！

永遠的熱烈，享受到無窮，

永遠的喘氣，永遠的少年；

遠勝過凡間的濃情密態，

不讓悲哀，饜飶落在心中，

熾熱在額上，焦枯在舌尖。

這些人是誰，同去赴犧祭？

玄祕的祭司，你牽着那牛，

向天長鳴，滑如絲的腰際

綴着花，是去那個祭壇頭？

在這虔誠的清早，他們來

自那條河邊，海岸的小市，

自那個築堡而居的山城？

小鎮呀，沈默將永遠住在

你的街道；人將永遠不知

你何以荒涼，何以無居民。

啊，希臘的形狀！美的姿態！

上面滿是那石雕的男女，

樹的枝條，被踐踏的蒿萊；

你超越過了我們的思域，

與「永恆」一樣冰冷的牧歌！

在老年斷送了本代之時，

你仍將存在着，眼看後嗣

受新愁，朋友般的你要說，

「美卽真理，真理卽美——這是

你所知，你所應知的八字。」

夜鶯曲

我的心痛着，困倦與麻木

沈澱入感官，如飲了酖酒

不多時，又如將鴉片吞服，

我淹沒進了里西的川流：

這並非嫉妬你的好運氣，

這是十分欣羨你的幸福——

欣羨着你這輕翼的木仙

與山毛榉商議

好了，在重重綠蔭的深處

安詳的揚起歌喉唱夏天。

唉，要是有一鍾酒那深藏

在地下，冷了的，嘗來令人

想起那花神，那綠色之邦，

舞蹈，戀歌，與日炙的笑聲！

要是有一鍾酒，充滿溫熱，

充滿真的，羞紅的喜坡琴，

邊上閃動着串珠的酒泡，

染雙脣作紫色：

讓我來飲下，好離去紅塵，

隨了你到幽黯裏去逍遙——

隨了你遠去，長逝，好忘記

在枝頭你所不見的一班

人世間的疲勞，熱病，焦急；

在這裏，我們人坐着對歎，

癱瘓抖動着蒼白的稀髮，

青年失色，瘦削了，便死亡；

在這裏，一動念便是愁悶

與鉛目的悲侘；

在這裏，明眸不能常閃光，

到明天牠便看不見愛情。

去！
去！
我要飛翔到你那裏；

不與那酒神乘文豹之車，

我要鼓動起詩歌的羽翼，

雖有塵思相擾，俗念相迂：

在你身邊了！這夜真溫柔，

月后或許已經登了寶座，

四邊圍繞着有星仙一行——

這裏，光是沒有，

除去那天上隨了風吹落，

滲下黯綠到苔徑的微光。

我瞧不見那足旁的花卉，

懸在枝椀上的萬朵溫馨，

我只是在芬芳的幽黯內

來猜月令是拏什麼熏成

那草，那灌莽，那果樹蓬勃；

那白枳花，那詩意的刺蕃；

那早凋的地丁藏在葉叢；

與驕夏的花朵，

那麝香玫瑰，露珠垂垂瓣上，

與那喧囂在夏暮的飛蟲。

幽黯中我靜聽；有許多次

我幾乎愛上閑靜的死神，

我呼喚過他許多好名字

向了天上攝去我的餘生；

佳妙的莫如在這時斷氣，

在午夜安然的離去形骸，

聽着你把靈魂這樣傾瀉

成一片的瀏利！

那時，你還是唱，我已高邁——

在你的葬歌中與世長別。

長生的歌鳥，你不會死去！

沒有餓的時代將你蹂躪；

今晚這悅我雙耳的歌句

君與民在古代皆會諦聽：

或許便是這歌聲洋溢入

露絲的悲懷，當她想着家，

噙了淚，站在異鄉的穀田；

便是牠安慰住

魔法的窗櫺，下面有浪花

繡着海水，在荒境的前邊。

荒！這箇字好比是一聲鐘

從你那裏敲落我的幻想！

別了！幻想，那欺罔的仙童，

又那能教人一切都遺忘。

別了！別了！你那怨訴之音

已經低微過坪上，越水面，

登了坡；現在牠已是深埋

入隔山的樹林：

這是幻覺，還是我發夢顛？

歌聲去了——我可已經醒來？

濟
慈

秋曲

霧氣洋溢果實黃熟的秋

你與成熟的太陽是伙伴——

你們同用了纍纍的珠球

綴滿茅簷下的葡萄藤蔓，

你們使蘋樹負密實彎腰，

使榛實緊抱在核的中央，

使葫蘆腹大，使一切果實臉紅，

你們爲蜜蜂開遲結的苞，

使牠們以爲永遠有暖陽

雖然夏已填滿牠們的黏巢中。

我們可以尋得你於穀倉，

出外尋你的人亦可相遭，

見你安閑的坐在打麥場

頭髮隨着簸穀的風輕飄，

或爲罌粟花的濃息所醉

你酣臥於溫暖的秋陽下

讓鐮刀在半刈的犁溝側閃光，

有時你肩負穀袋駝起背

影落水中，或看守榨酒架

你耐心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漿。

春歌去了那方，去了那方？

不提罷你豈無你的音樂——

當扇形的雲映落日騰光

分輝到只餘穀根的阡陌，

這時河干柳樹下的小蟲

齊揚起牠們怨訴的歌聲，

時高又時低，隨了微風的生滅，

羣羊嬉笑着馳走下山峯，

籬蚤與園內的紅襟齊吟，

叢飛的燕子在空中呢喃不歇。

Keats

妖女

騎士啊，你爲了何故

這般喪氣的徘徊？

湖中枯了青青蘆葦，

停了野鳥啾啾。

騎士啊，你爲了何故

這般蒼白的面容？

冬貯已滿松鼠巢內，

五穀已滿倉中。

你的頭額白如百合，

上垂似露的汗珠，

你的雙頰昔如玫瑰，

今已顏色凋枯——

我在坪間遇一妖女，

綽約如天上仙人，

髮長委地，輕盈脚步，

目射異樣光明。

我作給她一頂花冠

芬芳的胸釧腰帶，

她望着我柔聲太息

好像對我真愛。

我帶她同騎在馬上，

整天到晚的偷睇，

她在鞍閒側了身子

唱着妖女之歌。

她尋到味美的草根

野蜜仙露與瓜果，

她用非凡闊的語言

說她真正愛我。

她帶我去窈窕洞中，

她流淚並且長歎，

我吻她異光的眼睛

一目連吻兩遍。

她將我迷入了睡眠——

噢！那個驚心噩夢！

我看見王子與國君

魚貫在這山洞。

還有騎士我一般的，

蒼白得都像骷髏，

他們說：殺人的妖女

已經將你俘囚！

昏黑內張開的大口

就中有警告深藏——

我當刻從夢中醒轉，

奔來此處逃亡。

是因此我獨行踽踽，

這般喪氣的徘徊，
雖然湖中枯了蘆葦，
停了野鳥啾啾。

Keats

往日

悶人的事情

是目覩一年告畢，

耳聞西北風

在黃葉林中歎息——

歎息啊歎息！

到了這時光，

我就將身子藏躲

在一老屋中，

暖着光明的爐火——

啊，燃一堆火！

我坐在火旁，

讀着古代的詩文，

詠春的詞章，

這時候風兒悲吟——

寂寞的悲吟！

我不顧風聲，

也不伸頭於窗側，

因爲入目的

只有如雨的落葉——

如雨啊如雨！

我只學秋蟲

緊握在壁火之旁，

誦詠夏之文

與歌任俠的詩章——

慷慨的詩章！

我又與友人

閒話昔年的瑣事，

那刻多快樂，

但有時也是傻子——

終究啊快樂！

想再樂起來，

便同唱往日之歌，

但覺有夏廳

與我們歌調相和——

甜美的相和！

歌完了吸菸，

室中溫暖而親密，

(中)集 榴石 番

默然的相對。

偶有杯酒的對吸——

吸完又靜謐！

Fitzgerald

冬暮

短促的冬日已暮，
來了夜長。

那太陽有誰知道
去了何方？

天色自灰轉深黑：
小徑之中
不見回家的車子，

只聞隆隆。

一架吁喘的機器

滾過場間，

在漸低的天空下，

雲連汽烟。

樹枝間落下水點，

從夜到明

這兩行樹的浙瀝，

將不稍停。

一個老人坐房內，

難得離開。

他知道自己無分，

即使春來。

他的心憔悴已盡。

有時出家

走到草堆頭一個

他就眼花。

他迴想幼年時代，

迴想中年，

(中)集 榴石 番

如今他耐心等候

入土長眠。

Bridges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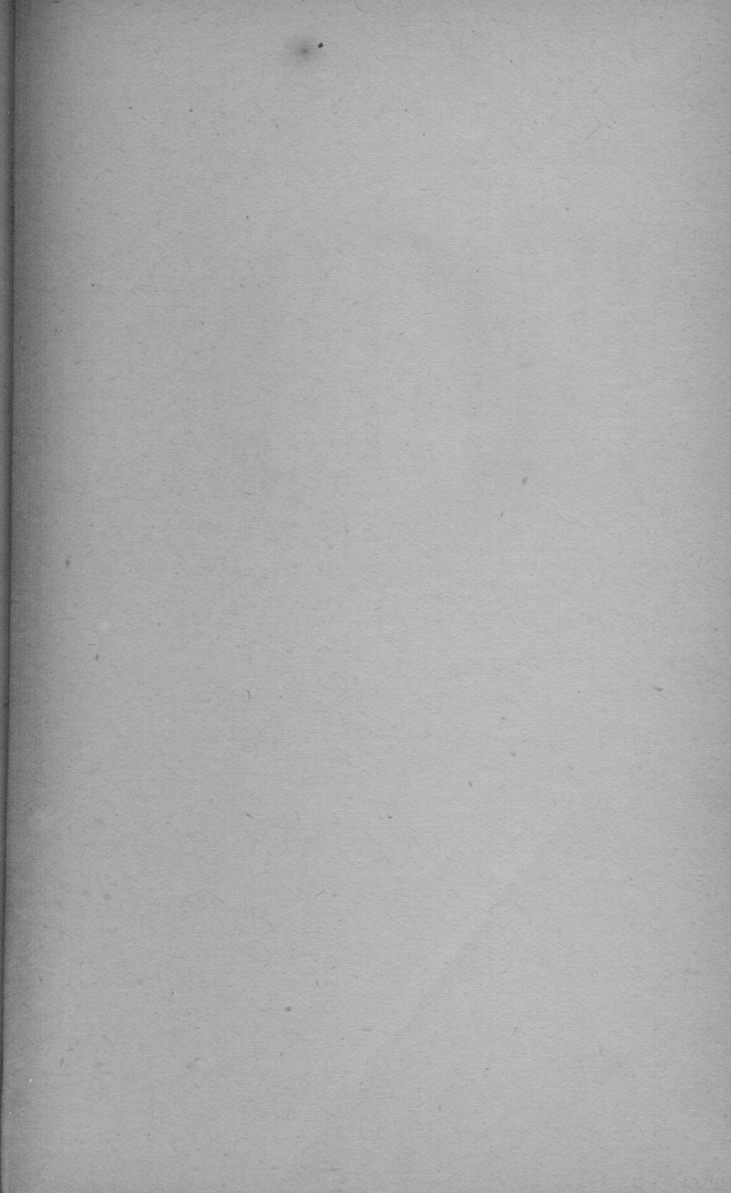
死

世間的人不須懼怕死亡：
天堂既無，也便不愁地獄。
人生之宴我們已經品嘗，
地下蟲蟻難道就該死去？

W a t s o n

下

卷



索赫拉與魯斯通

魚肚色的黎明升上東方，

霧在奧蘇河面舒緩飛騰。

但岸旁的營帳仍然悄靜

無聲，人都在帳裏酣眠着。

只有索赫拉，他整個夜間

輾轉反側，不曾閉過雙目。

黎明的顏色一入了帳中，

他便起身，披上衣甲，佩劍，

罩着騎士之袍，行出帳外，
在寒而溼的霧氣中前行，
一直去辟朗威薩的營幕。

他穿行過黑暗的營帳間——

攢聚着好像蜂巢。這河岸

是低平的，帕米爾雪澌時

河水漲沒了這一片原隰。

他穿行過黑暗的營帳間，

穿行過這片低平的原隰，

行近一座小山，山下河中

臥着夏潮發時用的小舟。

昔時曾有人在這座山頂

築過土壘，但如今頽圯了——

他們替辟朗威薩在那裏
繫起營，樹條的頂，蓋着氈。

索赫拉到了這帳前，走進
到厚鋪着毯子的營地上，
看見老人在牀中安臥着，
身擁氈與絨，兵器在手邊。
地毯上步聲雖輕，但老人
聽到了，因老年是警醒的。
他翻起身來，支着臂膀，道：
「是誰？在這天尙早的時候？
有何探報？還是敵人偷營？」

索赫拉走到牀邊，開言道，

「我呀，不是別人，辟朗威薩！

太陽還不會起來，仍眠着

敵人，但我無眠。整個夜中

我不會閉眼，所以來找你。

亞發西雅王當初是這般

叮囑我的，教我一切依你——

在撒瑪康，大軍臨出時候。

如今讓我向你傾吐衷懷。

你知道的，自離阿得貝疆

我來到韃靼營中佩刀劍，

我爲亞發西雅立的功勞

很多。你也知道，我雖年幼，
但勇如老將。你也該記得，
我這般舉韃韃的長勝旗，
把波斯人百戰摧折百回。
爲的是尋一人，更無別個——
魯斯通，我的父親。我望他
有朝一日在光榮的戰場
遇到這並非不肖的兒子。
我望了許久，但終未尋到。
我的主張如此，望你依允——
今天兩軍不必交綏，讓我
挑戰出波斯軍內的勇將

與我軍併。如我將他贏了，

魯斯通一定得知。我輸了——

眼一閉，還要什麼親人呢？

混戰中是得不了名聲的，

因為兩軍相遇，死者太多，

惟有單戰，威名播的最快。」

他說完時，老人拉他的手

放在自家掌中，歎口氣說，

「索赫拉啊，你的心太亂了！

爲何不安處在我們中間，

與韃靼的渠帥同憂同樂，

一定要輕棄愛你的我們，

匹馬當先，擄單人的斷併，
去尋那彼此不識的生父？
孩子，最好還是逗留此間，
不多作聲：爭戰時在營幕，
言和後在亞發西雅國中。
但如一心的只想這事，
找魯斯通——也莫去戰場上！
去田舍中。並且交還給他，
索赫拉呀，你無損的身軀！
你須遠行，因他不在這裏。
如今不比我年少的時候
每戰皆見有魯斯通當先，

如今他不上陣了——他在家，

在綏司坦，守着老父查爾。

或是因爲到頭他的神勇

也經歷到老年的侵蝕了，

或是因爲與波斯王不和。

去那裏尋他——不不知何故，

我覺得今天你要逢不幸。

只要你不遭意外的災禍，

就是離了我們，那也無妨。

我們盼望在和平中送你

上路尋親，不望在無益的

單戰中——但誰攆得住小獅

不傷人誰攬得住魯斯通
生的兒子去，我依你便了。」

放下索赫拉的手，他起牀，

捨去了那些溫暖的毛毯。

他在寒冷的四肢上披起

呢製衣裳，將履繫在雙足，

罩起白色衣袍，在右手中

擎着元帥之節，不佩刀劍。

頭上戴着羊皮作的帽子，

黑而光澤，嘉勒的卷毛羊。

他掀起營帳的帷幄，呼喚

使者到身邊，一同上陣場。

如今日已升了，霧氣消散，

露出寬的奧蘇，岸沙閃爍。

韃靼的騎兵從各營瀉出

到廣原之上：是哈莽叫的——

哈莽軍中除去辟朗威薩

便數他，如今尙在壯年中。

從黑色的營帳他們瀉出——

有如，在一個灰色的秋朝，

長頸的鸛鳥成行列待發，

有些來自亞拉臨各海嘴，

有些來自結凍的加司平

蘆葦洲上，瀉出埃布茲的

南坡，與凱斯賓，鼓翼南飛，
去波斯溫暖的海灘。同樣，
從黑色的營帳他們瀉出。
奧蘇河的韃靼，禁衛軍卒，
當先，長矛，黑色的羊皮帽。
人高馬大，或來自保嘉臘，
或吉伐，他們釀馬乳爲酒，
接着，是南方來的突克蒙，
屠加，沙羅爾的長矛戰士，
亞特盧，加司平沙岸來的。
這些人低馬小，他們只飲
駱駝的酸乳或井中之水。

其次是一羣亂馬，自遠方
來到的，態度尙曖昧不明。

費格拿的韃靼，雅薩提司
岸旁來的，他們鬚髮稀薄，

戴着緊箍的帽子。浪游在

吉普申，北方荒野的番苗，

加爾木，蓬髮的苦札克，棲宿

在北極附近的一些部落。

以及居處無定的契紀西

騎着帕米爾翻毛馬來的。

這些齊由幕中上了陣地。

對方波斯的軍容也很盛——

先鋒是不亞韃韃的輕騎，哥拉桑的伊里亞，在後方是波斯的御林馬步二軍，鐵甲閃着光嶄齊的排着。但辟朗威薩攜使者來了，他穿行過韃韃隊伍之中，到陣前，用帥節阻住三軍。領帶波斯軍隊的費盧得見辟朗威薩阻住韃韃時，也提起矛，走到波斯陣前，把他們攔住不讓再前進。年老的韃韃曾帥到沙上。

在無聲的行伍間開言道。

「聽費盧得，波斯人與韃靼。」

今日兩軍之間可以休戰。

但從波斯豪傑中選一人

與我們的索赫拉相厮併。」

有如，在鄉間，初夏的清晨，

露珠尚熠耀於穗頭之上，

顫抖從歡欣的穀中波過——

同樣，聽到辟朗威薩之言，

欣喜從韃靼的行伍中

顫過，翹企着索赫拉得勝。

但如，自卡布爾來的貨郎

在印度的高加索山行旅，
仰見高接天的突兀雪峯，
在愈行愈高峻的路途上，
見南飛之鳥跌落在深雪，
被冷氣噙死了，他們自己
亦無汁多的桑椹潤枯喉，
踵相接的屏着呼息前進，
生怕將頭頂的雪塊驚下——
同樣，波斯的六軍屏呼息。
一行將帥來費盧得身邊，
商議此事：孤篤茲，佐雅拉，
與菲刺布，（這是波斯軍的

副元帥，波斯國王的叔父，

他們同來商議。孤篤茲說，

「費盧得，不應允他們可羞，

應允了時，又無人去抵擋。

這少年勇如獅，矯捷如鹿。

但魯斯通昨晚來了，遠離

大軍紮下營盤，未來陣前。

我去找他，將韃靼的挑戰

說與他聽，並少年的名字。

他或能平下怨氣來應戰。

你可以上前，回話與敵人。」

費盧得聞言，站上前呼道，

「老將就依你的言語單挑！
我們就找人來對索赫拉。」

辟朗威薩聞言，回轉身軀，

自讓道的行伍中返帥營。

但孤篤茲疾行過營帳間，

直到牠們的盡頭，再行過

一片沙，到了魯斯通之帳。

這些是赤布的，顏色燐爛，

才紮起不多久。正中一營

是魯斯通的，軍卒在四圍。

孤篤茲走進了營帳，看見

魯斯通，早飯已經吃完了，

但桌子仍未撤，堆滿食品——

半邊燒烤的羊，許多麵餅，

深綠色的瓜。他坐在那裏

出神，手腕上抓住一隻鷹

玩弄着。孤篤茲進來站住，

正對着面。他見是孤篤茲，

失聲的跳起，將鷹放下了，

伸開雙手去迎孤篤茲，道，

「失迎了！我今天眼福不淺。

有何軍情？但先坐下飲食。」

孤篤茲在幕門中站住，道，

「不是如今！飲食自有時候，

但非今日，今日需要別的。

大軍上了陣，但相對無言：

因韃靼的軍中來了挑戰，

教我們選出最勇的英雄

對他們的——是誰你也知道——

索赫拉，但他的來歷不明。

魯斯通啊，他英勇不讓你！

這少年勇如獅，矯捷如鹿。

他年青，伊狼的酋帥太老。

太弱了，大家都企望着你。

上陣來，魯斯通，幫助我們！

他說完了。但魯斯通笑道，

「罷了！伊狼的曾帥如太老，

我更老呀。少年人如太弱，

那就國王錯了。愷考斯盧

自己年少，他相信少年人，

任一班的老朽歸去墳墓。

魯斯通不好了，少年才好——

他們儘管去應戰，不須我。

大家儘管去誇讚索赫拉。

說他怎樣好：這與我何關？

我真願生這樣一個兒子，

不是生的那個無用女娃——

這樣一個有威名的兒子，

遣上戰場，我自己卻分身
去衛護鬚髮皆白的查爾，
我的父親，不讓阿富汗人
侵蝕他的土地，劫掠牲畜，
欺凌他無力自衛的衰年。
我將去那裏，高懸起鎧甲，
以威聲呵護着我的父親，
休養自身，聽人誇索赫拉，
任一班寡恩的國王授首，
不再擊這雙手舞劍擊槍。」

他含笑的說。孤篤茲回答，
「魯斯通啊，別人將說什麼，

見索赫拉挑戰我們之中最勇的，他意中便是指你，你卻藏着頭不出去會他？小心別人說你：像守財虜，魯斯通祕藏起他的英名，不讓年富力强的人去動。」

魯斯通聽完話，變色言道，「孤篤茲啊，你爲何說這話？」

你平常說話不這般魯莽。或有聲，或無名，或老或少，或勇或怯，於我有何輕重？他們，連我，不都是些凡人？

但誰肯爲庸夫去立大功？

好，你看魯斯通藏名與否！

但我將披上無花的甲衣，

不露我的真姓名去應敵：

免得旁人說道，曾有凡夫

與魯斯通單身的搦戰過。」

他說完後皺起眉。狐篤茲

又驚又喜的疾行過帳間——

驚的他怒了，喜的他要來。

魯斯通踏步到營門，叫進

侍卒，令他們搬運來鎧甲。

他穿起鐵衣，但衣上無有

鑄花，盾上也無任何雕文。
只有頭盛是華貴的嵌金，
盛尖上一條馬鬣編的翎
飄拂，一條大紅的馬鬣翎。
披戴已好，他出帳。騾克希，
他的馬，如忠犬在後相隨——
這便是那聞名的騾克希，
當初魯斯通征戰保嘉臘，
在河邊見牝馬乳一小駒，
他將這中意的小駒趕回
養大了。牠是栗色的，高項。
背披的鞍墊是繡花綠布，

佈滿金紋，墊上精挑密繡

一切爲獵人所知的獸類。

戰馬隨身，魯斯通出營帳，

走過各營盤，到波斯軍前。

波斯軍中無人不認識他，

見他上陣來時無不歡呼，

但韃靼的軍隊茫然不知。

有如淋溼的沒者登岸時，

慘容垂着淚候他的妻子，

在多沙的巴赫蘭，波斯灣上，

在家中焦候的妻子，見他，

整天的在碧水中撈蚌珠，

安然的撈足了數，在夜間

升上綠波，重返沙汀小屋——

同樣，魯斯通到波斯軍前。

他走上波斯軍隊的前頭，

索赫拉也全身披掛而出。

有如，農夫在富人的田中，

田的正中割下一行熟穀，

兩邊是金戈如林的立着，

正中是一條凹痕分間開——

同樣，這戰場上兩邊是人，

槍矛林立，中間隔着平沙。

魯斯通到了沙上，抬望眼

看韃靼的營盤，見索赫拉
全身披掛的向他走了來。

有如，富婦在冬天的早晨

自絲織的窗幃間窺貧嫗

用麻木的黑手爲她生火——

在雞鳴時候，星光的冬晨，

霜花開在白了的玻璃上——

納罕着她是怎樣過活的，

現在她的心中想着什麼：

同樣，魯斯通望着這少年，

面生的，前來，年雖少，挑戰

這些最勇的酋帥：他儘望

這精神抖擻的少年，心中
納罕爲誰。因他實顯年輕。
有如年青的柏樹，暗而直，
高立在王后幽謐的園中，
影落月光鋪滿的草坪上，
在中夜，潺湲的泉水聲內，
索赫拉同樣的俊秀碩長。
看他這樣的前來，魯斯通
胸中陡生憐愛。他不挪動，
只擊手招他近身前，說道，

「少年啊，空中的大氣柔和，
溫暖，愉快，但墳墓是冷的！」

空中的大氣遠勝過墳墓。
看我身軀既大，又披厚甲，
並且久經過猛烈的戰陣，
與無數的勁敵爭鬪過——
無戰不勝，無一人能生還。
索赫拉啊，你何必尋虎口？
依我拋捨了韃靼之軍，來
伊狼，將我認爲你的父親，
戰於我的旗下，直到我死！
伊狼沒有少年及的了你。」
他和顏的說。索赫拉聽到，
聽到魯斯通的巨聲，看見

他巨靈般的軀幹立沙上，
獨立沙上，有如一個望樓，
是昔年酋帥建立在荒野
禦盜寇的，又見他頭顱上

已生了白髮——希望溢心田，

他跑上前擁起老人的腿，
握手在自家的當中，說道，

「憑了你父親之名，你自己！

你不是魯斯通嗎？說！可是？」

但魯斯通猜疑的望一眼，

掉轉了頭去，向自家說道，

「咦，倒不知他在想的什麼？」

這班少年的韃靼人欺詐，
刁鑽，並好誇，是有了名的。

因我現在如認了他的話，

不遮瞞起來，說「是魯斯通」

他一定不會聽從我跟我——

他會設法避開與我交鋒，

會諛諛我，贈親熱之禮物，

帶或刀，然後回他的營去。

到節令時，在撒瑪康地方，

亞發西雅的堂中，他會說，

「我在奧蘇河上會挑戰過

一切波斯的貴人，但無有

敢應戰的，惟魯斯通上陣，
應挑，我與他交換了禮物
作留念，不分勝負的相別。」
他們聽到之時，會誇獎他，
那時伊狼便威名掃地了。」

他便轉身，沈色的高聲道，

「起來。無用的，你不須追問

魯斯通。我來了，是你挑戰

上場的。施你本領，不就降

你難道要魯斯通才肯戰？

孩子，人見了魯斯通就逃！

我知道的，如他來了這裏，

應你的挑戰，將名字洩露，

那時一場戰鬪便沒有了！

我便是我，告知你一句話——

你將牠嵌進靈魂的深處：

不是收回大言，服低與我，

就散骨於此黃沙，任西風

吹白，或奧蘇以夏日之波，

奧蘇在夏日將牠們捲走！

他說了。索赫拉站起回言，

「你如此的很卻嚇不了我！

我並非女兒，受驚於大言。

但你有一句話說的不差，

如魯斯通來了這片疆場，
這一番戰鬥便將沒有了。
但他不在這裏，只是我們。
開手罷！你比我大，兇的多，
你久經過戰陣的，我年幼——
但勝利握於上天的掌中。
你雖覺得勝利如在掌中，
但你也不能十分的自信。
我們都像些海上的泅者，
懸在一個命運的巨浪頭，
尙不知牠要向那方落下。
牠或將我們送到實地上，

或捲入海捲人死亡之海。
我們不能知，也無從知的。
事到臨頭才知結局怎樣。」

他說完，魯斯通並不回話，
只將矛扔去，牠颼的擊下，
有如撲穀田中小鳥的墜，
在高雲上盤旋了許多時，
忽的撲下。索赫拉瞧見了，
連忙閃開，疾如電光。矛頭
颼的一聲，顫然插進沙裏，
將沙激的四射。好索赫拉，
也回擲過去，中了魯斯通

面前的盾，鐵片鏗然作聲，
但攔住了矛頭，未到身上。
魯斯通舉起槌來：除了他
無人舉得動的，巨大粗糙，

是未修的樹樁——如廣漠中

尋刳舟之木的人在漲邊

獲到的，在海發西斯地方，

或亥達斯陂，是冬日狂風

在喜瑪拉雅山的樹林中，

黝暗的泉水旁，摧折巨枝，

撒滿了山溝，隨波捲下的——

魯斯通這時舉起的木槌

就是這般巨大。他打下來
一下，但索赫拉又閃開了，
蛇樣靈的閃開了。這大槌
轟的落在地上，震出了手。
魯斯通隨了倒下，彎兩膝
倒下了地，雙手抓在沙中。
這時索赫拉儘可抽出刀
一下刺死魯斯通，在沙上。
眩暈之中，屈膝阻沙時候——
但他望着微笑，並不抽刀，
他多禮的退身，開言說道，
「這下太兇了！是你的大槌

要漂於水，不是我的骨殖。
起來，不必生氣！我並未氣。
是的，我見你時，氣全無了。
你說你並非魯斯通，也好！
那麼你是誰？能這般悅我？
我雖年幼，也曾上過陣的——
我也曾在這血腥的海中
獨打過先鋒，聞將死之羣
低沈的作巨聲，但無一次
我的心曾經這般感動過。
這是天意嗎？我如此動心？
老將啊，讓我們順從天意！

來，讓我們將怒矛插地上，
言和，兩人並坐在沙地中，
朋友般舉赤酒應酬你我，
讓你談說魯斯通的戰績。
波斯軍隊中有的是將士
我能戰鬪的，殺死，不生憐，
亞發西雅也儘有人承受
你的矛頭。與他們去鬪罷！
但我同你，我們儘可言和！
他停聲了。但魯斯通此時
已起來了，站着，渾身怒抖。
大槌仍在沙中，但得了矛——

亮的矛頭在他裹甲手中
射出不利之光，有如天狗，
糞疫的凶星。頭盛之翎毛
與甲衣上皆有沙泥沾垢。
胸膛起伏，涎沫滿脣，吐氣
都吐不清，最後方能說出，

「女兒小子！脚靈兩手不靈！

拳髮的奴才，只知道跳舞，

花言巧語！閉了口，交戰罷！

如今並非亞發西雅園中，

對着常陪你舞的女韃靼，

如今你是在奧蘇河岸上，

戰鬪之舞中，對着的是我。我交戰時是不開玩笑的，只知刀來劍攬，分個高下。不須向我說祝酒或言和！鼓起全身的氣力來應戰，施出全副的詭詐！我當初一點的憐惜現在全無了：因你當着兩軍之前辱了，用尖巧與詭計羞辱了我。」

他說了。索赫拉聞言大怒，也拔出了刀來。他們立刻厮撞在一起，如兩鷹爭食，

一同疾射下突兀的雲端，

一自東方，一西：兩人的盾

鏗的撞在一起。有如清晨

樹林心中常聽到的斧聲，

木幹倒地之聲，是強壯的

伐木人所騰起的——魯斯通

與索赫拉互相用力的砍。

在這悖叛人倫的爭鬪中

太陽與星都像參加入了：

一片雲忽生出天空，遮起

兩人頂上的陽光，在脚下

刮起狂風，逼原野作呻吟，

捲着塵沙，遮蔽起了兩人。

只有他們兩個隱在暗中——

兩旁默望着他們的軍士

仍立在陽光之下。天澄清，

奧蘇河面有日光在閃耀。

惟有他們交戰在陰霾中，

圓睜血光之目，吁喘着氣。

先是魯斯通舉矛戟扎進

索赫拉擊在面前的盾牌，

包皮進了，但仍間着裏革，

他便怒哼了一聲抽出來。

索赫拉也舉刀砍下頭盔，

雖未沾肉，但盛頭與翎毛，
向未沾汗過的馬鬣翎毛，
都被削下來，跌落在塵土。
魯斯通低下頭。此時陰霾
較前更厚，空中震雷作響，
電光射下烏雲：兩人身邊
有騾克希，魯斯通的戰馬，
發出來聳髮涼心的嘶叫——
這不像馬鳴，像漠中巨獅，
整天的隨身拖帶着鏢槍，
獵人擲進腰中的，哀吼着，
到夜間，來了沙磧上畢命。

兩軍聽到馬嘶，驚得直顫。聲過奧穌河時，水都凝了。索赫拉聞聲，一毫不畏怯，仍然追上去，再砍第二下。魯斯通又低下了頭。這回，刀在頭盔上，像玻璃一般，碎成了銀花無數，只餘柄握在索赫拉手中。魯斯通這時抬起了頭，他的巨目射出異光。在頭上搖着槍，他大叫一聲：魯斯通！呼索赫拉聽到了，驚得抽身

退一步，睽兩目，默望巨形向他逼來。心中失了主張，他的盾牌落下了，那矛頭便從他的腰間插了進去。他孑身不定，向後方搖晃，終於倒下了地。這時陰霾忽然清滅，狂風也停止了，光明的太陽復掛在天空，將雲消散了。兩軍見二人——

見魯斯通無傷的直立着，

見索赫拉傷臥在赤沙上。

這時魯斯通苦笑的開言，

「索赫拉，你一心的想殺死
一波斯貴人，剝脫下衣甲，
去亞發西雅的城中誇耀。
不則魯斯通他自己應戰，
上場來，讓你用詭計迷住，
收下贈品，放你安然回去。
那時韃靼軍士便會同誇
你的勇敢，計策，揚你威名，
使你的老父聞到了歡喜。
愚人，你死了，是無名漢子
殺死的！只有赤豺親近你，
朋友，老父，都離你遠着呢。」

毫無怯色的，索赫拉回言，

「你誠然無名。但不要誇口：

並非你殺死我的，誇口人！

是魯斯通，我的這片孝心。

因就是十個你這般的人，

來戰鬪與向日一般的我，

臥的也是他們，站的是我。

但那親名勾去了我的魂——

那名字，與你的一種神情，

使得我疑惑不定，使盾牌

落下我手中。你不過趁機

殺死了一個無遮攔之敵。

現在你誇口了，侮辱我了，
但你聽，凶漢，聽了去心驚——

魯斯通會來替我報讐的！

我的父親，我會遍地尋求，

有一天他總會來報復的。」

有如，獵人在一股泉水旁

瞥見孵幼的雌鷹伏巢中，

在亂山裏，湖旁的巖石上，

發箭射中剛要飛起ของเธอ，

追蹤她的高影，瞧見落下

在遠方——不多時，雄鷹尋食

回來了，遠遠的瞧見小雛

瑟縮的拋撒在巢內。見此，

他便斂翼，不安，短促的飛，

在窠巢上飛，銳聲的呼叫，

催促他的妻子快回：但她，

身邊帶着箭，已經快死了，

落在他所不見的石壑中，

一堆鼓動的羽毛，——從此後，

再不能湖水照飛過的她，

黝黑陰溼滴着水的危崖

回應她飛過時尖的叫號——

有如這鳥尙不自知損失，

同樣，魯斯通也不知損失，

站在唯一的親生兒子前。

他冷然，毫不致信的回言，

「這說的什麼，父親與報讎？」

魯斯通並不會生過兒子。」

索赫拉，上下氣不接的，道，

「生過，生過！那兒子便是我。」

這消息他有一天會聽到，

魯斯通會聽到。他在那方

我雖不知，離這裏總遼遠。

他聽到時，會像刀刺了心，

跳起來取兵器爲我報讎。

當心！他又凶，又只這兒子！

傷了他的心，那如何了得？
唉，要是我現在有他慰藉！
但我最可憐的還是她，她，
我的母親，住在阿得貝疆。
陪伴着她的父親，那老皇，
鬚髮白了，統轄庫茲族的。
是她我最憐惜：從韃靼營
她永遠不能看見索赫拉
在戰後揚名滿載而歸了。
不幸的風聲將從這部落
傳到那部落，直到她聽見。
那時，這無援的婦人將知

她永遠瞧不見索赫拉了：

他在遼遠的奧蘇河岸上

與無名漢交戰，已經死了。」

他說完後，悲的哭出聲來，

想着母親，與自家的將死。

他說完，魯斯通默然自思。

他尚不相信這說話的人，

雖提起了許多熟的名字，

便是他的兒子，因他知道

那在阿得貝疆生的孩子

是一柔弱女娃並非男兒——

母親是這般傳話給他的，

怕他知是男時索去練武

因此他以爲不是索赫拉
欺嚇人說魯斯通是父親，
便是旁人爲他揚名說的。
雖這樣想，他仍默然自思。
他心中湧起了悲哀，有如
在滿月下閃光的洋湧起
波浪一般。他目中流着淚，
因憶起了他自家的青年，
那時的無上快樂。如黎明
牧人自山頭的茅舍瞧見
遠方朝陽下的光明城市，

上過無數流雲——他的青年

魯斯通這般看見了。又見

索赫拉的母親，正處芳年，

與那老皇，她的父親（極愛

這行蹤不定之賓，將女兒

給了他，滿情願的）及當時

他們所同度的愉快生活：

他們三人，在那遼遠春天——

那時的城堡，露林，與游獵，

鷹犬，與阿得貝疆悅人的

山嶺上的早晨。他又觀看

這少年（就歲數模樣說來

正該是他的兒子，在沙上

傷臥着，形態可憐又可愛，

如麗色的風信子被園丁

笨手的鐮刀在芟野草時

割了，如今只剩一莖紫花

芬芳的臥在芟刈之草上——

索赫拉便是這般，臨死時

仍然可愛的，倒臥在沙上。

魯斯通酸楚的瞧着，說道，

「索赫拉啊，有你這個兒子，

魯斯通，如你是他的兒子，

是將鍾愛的。然而這不會。

或者旁人哄你的——魯斯通
並無兒男，孩子雖有一個，

只一個——是女。她伴了母親

如今在作着些輕工，想我

是不會的，也不會想戰，血。」

但索赫拉氣了，因他腰上

深陷的矛頭如今極痛苦，

他想拔出來，讓血通達的

流出，盡時他好快些死去——

但他要先說信了這敵人：

便用臂膀撐身，沈色說道，

「漢子，你是誰，能疑心到我？」

人在將死時話都是真的。

況我一生向來不屑撒謊。

我告訴你，在這臂上刺着

魯斯通的印，是他教母親

在產下之孩兒身上刺的。」

聞言，魯斯通雙頰頓倉白，

膝骨軟了，他抬起手掌來，

擊着胸膛，用蒙甲的手掌。

擊時鐵的胸甲鏘然作響。

他將那隻手緊貼在心上，

聲音粗糙的他開言說道，

「索赫拉，那符記是不差的！」

「真，那你便是魯斯通之子。」

忙着用無力之指，索赫拉

鬆開帶，露出靠肩的上臂，

果有標誌，是硃紅的刺點

形成的：如北京巧思的匠工

用硃紅在磁器上刺花紋，

是皇上的勳贈——黎明開始，

整天，黑夜降臨以後，燈光

照着他皺紋的前額，瘡手——

同樣精細的花在索赫拉

臂上刺着，魯斯通的印文。

那便是鷹獅，養大杏爾的，

查爾，魯斯通的名父，被人

棄在荒崖上，任從死去的——

但爲鷹獅所見，養大成人：

魯斯通便拏牠作了符記。

露出臂上的印文，索赫拉

憂傷的將牠凝視了許久，

方才用手點示着，開言道，

「如今你有何話說這符記

誰能有魯斯通之子別人？」

他說了。魯斯通只知望望，

不出一言。接着銳聲大叫：

兒呀！——你的父親——便哽住了。

一團烏黑射過他的眼前，
他頭昏腦暈的栽下了地。
索赫拉爬到他面前，張臂
擁起他的頸子與他親吻，
用搖顫着的手指摩撫雙頰，
救他甦醒過來。魂魄悠悠，
他終於甦醒過來，張雙目，
目中充滿了恐怖。他伸手
抓起他身旁地上的泥土，
扔上頭，揉在頭髮的中間——
頭髮，面鬚，與光亮的甲衣。
猛烈的抽噎掙扎出胸間，

梗在喉頭。他抓住了佩劍，想抽出，永畢了他的性命。但索赫拉猜出了，忙握住他的手，用溫言安慰父親，「父親，莫如此！我不過今天遇到了上天久已註定的命運。你不過是被天用了。難怪我當時一見你，便說一定是父親。你也感到了，我知道！但天性中的感應終爲命運所蒙蔽。是命運，命運扔我上了父親的矛。

往事莫再提了！我已尋到

父親，讓我知道已尋到罷！

來，坐在我身邊的沙上，捧

我的頭在雙手中，吻我雙頰，

繼之以淚，並呼，我的孩兒！

快呀，快！因我生命的更漏

就要盡了。我來此如電光，

似飄風我去此屯軍陣地——

突兀，飄疾，如過往的風颿。

但這是上天早註定了的。」

他說了。這番話使魯斯通

心放下了，淚如泉湧，張臂

抱起兒子的頸，放聲大哭，連着吻他。兩軍瞳目結舌：見魯斯通如此傷心。那馬，驟克希，頭低到地上，鬃毛拂土，走近了，無聲的同憂，先向這個再向那個偏過他的頭去，如問二人的淚何意。接着從深暗的眼中，他也落下來大粒的熱淚，落在沙上，和沙土凝了塊。但魯斯通埋怨他，開言道：「驟克希，如今你便傷心了。」

但是，騾克希啊，你的四蹄
應該早就在骨節間爛了，
倒免得駝了主人上戰場！

但索赫拉看着那馬開言，

「這，就是騾克希？以前多次

母親提到過你，你這良馬，

我烈父所乘的烈騎！她說，

一朝我會尋到他與你的。

來，讓我擊手撫你的鬃毛！

騾克希啊，你尙微幸過我：

你到過我無緣去的地方，

嗅過我父親鄉內的風息。

你踏過綏司坦地方的沙，

見過赫爾蒙那河，與濟拉

那河，還有那老年的查爾

也撫過你的長頸，喂過食料，

〔那是酒浸之穀放在金槽〕

他說：「騾克希啊，你小心的

背着魯斯通！但我永不能

見我祖父那皺紋的面龐，

他在綏司坦修蓋的高屋，

或飲赫爾蒙的清流止渴——

我只同父親的敵人住過，

只見過亞發西雅的城池。

撒瑪康，保嘉臘，荒原中的
吉伐，突克蒙人住的黑帳，
只飲過漠中的河，模加卜，
題真，哥喜克，與加爾木人
放羊的地落，北方之錫兒，
與這條奧穌河，水澄黃的
奧穌河，我命告終的地方。」

重哼了一聲，魯斯通悲道，

「哎，牠的水淹死我就好了！

哎，牠的波濤，挾捲了泥沙，

從我頭上滾過去就好了！」

但兒子莊重而溫和的說，

「莫作此想，父親！你要活着。

因有人生定了要立大功：

正如有人要無名的死去。

我年輕所不會立完的功

你立。作一個魯斯通第二。

你是父親，功勞便是我的。

但有一事：你看這一軍人，

跟隨我的，求你不要殺罷！

允我此請：他們犯了何罪？

不過跟隨我，助我，愛戴我。

讓他們平安的度過奧。

我卻要你攜回，不給他們。

攜回我的尸體到綏司坦，
安放在牀上，爲我放悲聲，
你，白髮的查爾，一班朋友，
你要埋我在那佳域之中，
在上頭搏撮起一座墳塋，
並立一根四方皆見之柱，
好讓荒野中過往的騎者，
在遠方就看見我的墳，道：
這是索赫拉，魯斯通之子，
被父親無意中戕害了的！
這樣我好傳名聲到死後。」
聲調淒楚的，魯斯通回答，

「莫愁！索赫拉，我兒，你如何

說的，便如何。我要燒去營。

離開大軍，搬去你的尸骨，

將你的遺體搬回綏司坦，

安放在牀上，爲你放悲聲，

我，白髮的查爾，一班朋友。

要爲你搏撮起一座墳塋，

並立一根四方皆見之柱：

好讓你的名不隨身湮滅。

我不傷害你的人。放了去。

放他們平安的度過奧蘇。

我爲什麼還要傷害人呢？

我真願以前殺死了的人
能再生過來：最大的讐敵，
生前被稱爲蓋世英雄的
他們死，才揚起我的威名——
我真願是一個平庸的人，
一個無名小卒，地位卑賤，
好讓你活着，我的兒呀，兒！
不然就讓我，就讓我自身，
傷臥在這片血塗的沙上，
將死了，是你無意中害的，
不是我害了你！讓我，非你，
死在疆場，被搬回綏司坦。

讓查爾悲哭的是我，非你。
讓他說：兒啊，我不太悲了，
因我知你是自家情願的！
但，血與戰爭耗去我青年，
血與戰爭又耗去我年老：
我這血的生活永綿延了。」

這時索赫拉已瀕死了，說，
「真是血的一生，可怖之人！
但你將得和平，雖非今日。
尙未，你將在那一天得到，
那天你水行於高桅的船，
同愷考斯盧的其他將帥，

是度着鹹綠的海水歸家，

剛把你的主子埋下了地。」

魯斯通凝視着他，回言道，

「要快，我的兒，海水也要深！

既註定了如此，我就等罷。」

他說了。索赫拉溫然視着。

自腰間拔出矛，他將創處

劇烈的疼痛輕減了，但血

從無遮的創口湧出，生命

也隨着流盡了——白的腰間

只見赤血浸淫，糝糊汗漬，

如白地丁花的汗漬瓣子，

新摘下的，被棄在隄壩上，
摘牠的兒童被保姆呼進，
躲避烈日。他的頭垂下了，
四肢鬆懈，不稍移動，蒼白
蒼白，眼睛閉着，只在劇喘。
劇烈的吁喘顫動過身體，
抽攣過生氣來時，他睜開，
孱弱的注視在父親臉上。
終於力盡了，從肢體當中
魂魄非所願的鼓翼飛出，
悵念牠離去的溫暖居巢，
與青年，茂盛，愉悅的人世。

如此，索赫拉死在赤沙上。

魯斯通扯下來騎士之袍，

遮蓋起了面龐，坐在沙上。

有如那些黑石柱，曾矗立

在波錫普里司的占施的，

但如今殿塌了，靠着斷堦，

在山坡上，牠們龐然臥着——

同樣，魯斯通坐在死兒旁。

悲壯的荒野上夜降臨了，

蒙起了兩軍，與這雙父子，

與一切。冷霧跟隨了黑夜

自奧穌中爬出。嘈雜之聲，

如盛會終時的，以及火光，

開始見聞於霧中：因現在

兩軍都回了營盤，吃晚飯——

波斯人在向南的敝沙上

吃飯，韃靼人依傍着河邊。

只剩下了魯斯通同兒子。

但莊嚴的河水滔滔流去，

出此隰原的霧氣與嘈雜，

入濃霜似的星光中，從此，

跳躍的，過科刺斯明荒野，

在悄然的孤月下——他前流

直向極星之野，過奧庚吉，

高漲，光明寬大。沙礫開始
阻梗他的暢流，縮小河道。
支成許多小水，以致奧穌，
被剝削分拆的，多少里中
掙扎過沙洲，密蘆的島嶼——
那奧穌，忘了他在帕米爾
高處有過的光亮之速度，
成了迂滯者的——直到終了，

久盼的濤聲聽見了，豁然
看見光明一片的水之宮，
安閑的，自水中新浴的星
升上天空，照着亞拉爾海。

——安諾德

邁克

你若離了大道，行入山徑，
沿綠頂峯的怒溪上登，

你將看見此徑直達峯頂

不稍曲折，青山正對面前，

似除看牠之外別無景物。

莫愁！當你走到了溪頭時，

你會看見羣山豁然開朗，

有一谷呈露眼前，在谷中

看不見任何野人家，但你將在綠草之間看到一些雲白的羊，四周突立崖石，以及三數蒼鷹舞在高空。這地方誠然是人跡罕到，一片無奇可稱述的荒郊，就是我也不會提起此谷，如非爲了一物，你會面經。會視而不見。那便是溪側，在活潑的流水旁，綠草中雜亂堆砌着的一些山石！這些石頭雖尋常，但牠們

含着一個故事——並無奇蹟，

不過值得談說在爐火邊，

或在夏天涼蔭之下。牠是

將我所已親愛的谷居人，

牧者，他們的悲歡與離合

從歎息的口中傳到口中

家常故事內最初的——我愛

這些牧人，便是因為他們

生於，食於山光野色之內。

這故事因此在我的童年，

不埋頭在故紙堆，但感到

自然的洪力於山巔水涯

花香鳥語中之時，引導我

去感受外來的熱情，思維

〔零碎與簡陋誠然是不免〕

思維人，他的心，以及人生。

因此，牠雖說是一個故事

平庸並不典雅，我仍要談

與少數心地淳樸的人聽——

我還有一妄想存在胸中，

就是望牠能誘引來林壑

一些赤子心的少年詩人。

草湖谷靠森林的坂地上

住着一個名邁克的牧人：

他老了，但魄壯，身體堅固。

他的四肢自童歲到老年

一直頑健非凡，他又幹練，

誠摯，節儉，無事他不精明，

畜牧這行業中他更敏捷

細心過一班尋常的弟兄。

因此他知各種風的意義，

憑據了風聲的異同：有時，

別人不會留神，他便聽到

南風作沈悶的呼吼，有如

高域的遠山上奏着囊笛，

或橋上滾過隆隆的牛車。他聽到這種風聲的時候，便想起他的羊，自語自言，

「這是我的對頭風神到了！來臨了的暴風驅逐游人，去尋遮蔽，但反將他引出到山嶺上：他曾屢次逗留，在隨風而降的濃霧之內，霧散時他仍然獨立高峯。他便是如此行年到八十。但我們不要以為他牧羊，便不知欣賞碧草的山谷，

崖石崢嶸，與活潑的溪流
那些田野，容他自由吐息
開朗的田野，那些山，他常
矯捷攀登過的，攀登時候
便迴想到以往他在山間
所嘗過的苦，歡愉，或恐懼，
練得他精明與勇敢的山——
牠們有如一書，載着往事：
載着何時他援救出一羊，
那些受過他的飼養，遮蓋，
以及因牠們得到的贏餘，
正分的贏餘——因此山與野

見時便勾引起他的歡欣。
盲愛，（他自己都不明何故，）
與生活中所嘗到的一般。

他並不是鰥夫，他的內助

相貌很端正的，已入老年——

雖然比邁克還小二十歲。

她一世中兩手不曾稍停，

心中永是想着家務：她有

老式紡車一對，大的紡毛，

小的紡麻。若是小的停了，

便是因爲大的鳴着車輪。

這一對老夫妻別無骨肉，

只生了一子。他出世時光，

邁克已覺自家上了年紀，

無抱兒之望了——說句土話，

他一足已踏入了墳墓中。

此外還有二犬，屢經風雨，

將他的羊守得一無損傷。

家中更沒旁人。同谷之內

無人不稱美他倆的勤勞，

勤勞不息。太陽下山時候，

父親帶兒子驅逐着羊羣

歸來時候，這家人都工作

不稍止息——除非父子母親

同在噴香的飯桌旁坐下，

每人面前放着鮮奶，菜湯，

桌子正中堆積一籃麥餅，

同嘗着家製乾酪的時光。

飯後，留哥〔兒子名字如此〕

與他的老父在爐火旁邊

仍然尋找出相當的事作，

不讓雙手停息：或篋羊毛，

備主婦忙碌的紡錘之用，

或收拾受損的穀物，鐮刀，

與其他屋外家中的用具。

自天花板下懸，靠着煙囪——

煙囪是舊式的鄉間建築，

伸突出大而烏黑的一隅

在房頂——旁邊是油燈一盞，

主婦在陽光匿影的時辰

懸上的，這盞燈用了很久，

壽長似牠的一切弟兄們。

才入黃昏時牠便已燃着，

光明直照他們到深夜中。

如此過了不知數的時日，

照見他們既無熱鬧笑談，

也不活潑，但有希望，目的——
勤勞不息，度他們的一生。
現在，留哥已經年交十九，
他們便同坐在這盞燈旁，
父子二人。主婦在這深夜
則靜坐在車側搖輪紡紗：
車聲的唧唧充滿了全屋，
如同蟲子在夏夜內嗡嗡。
這點燈光鄰近無人不曉，
見牠時候，村人點首低聲，
便談這對老夫妻的勤儉——
說來湊巧，他們這所住房

獨立在一墩上，遠瞰南北，
高見樂谷，上爲冬每爾墩，
西望有一村莊位於湖畔——
因這盞燈按時放射光明
不曾誤過，又爲遠近共見，
同谷的人便將這所房屋，
無老無少，同聲喚作長庚。

這樣同度過了許多年歲。

牧人是如何愛他的老妻

自然不用說了。但他更愛

這在古稀年獲得的孩兒——

固然天性所鍾，如牛舐犢，無有父母不愛他們所生，但還有更大的緣因，便是一人在行將就木的時光，本無可望了，忽然得一子，他胸中自然起一種不安，甜美的不安，與指望，希冀。深濃之愛溢出他的胸中，蓋滿了嬰兒身上。老邁克當他尙是襁褓中的嬰孩，便慈母般撫育他，並不是爲了好玩，如平常的父親

那樣，玩了一時便膩煩了，他是作爲正務的推搖籃，耐性並慈和，與母親一樣。

過了些時，嬰兒漸漸長成，

邁克便愛呼喚——雖然喚聲

裏面充滿了爲父的莊重——

兒子在他面前坐着，那時

他是耕作在田畝中，或者

坐在凳上，面前網住一羊，

在老橡樹之濃蔭中剪毛——

這棵橡樹在大門口孤立，

廣而深的涼蔭遮住驕陽，

讓他安閑的剪毛——因此故

牠便叫剪毛樹，至今仍然。

他帶兒子坐在涼蔭之下，

懇摯高興，旁邊坐些僱工。

他常時目中充滿了溫謐

或微呵——因為他愛極求全——

當他的兒子把羊羣攪擾，

拉扯羊的腿，或放聲大呼

驚嚇了就剪之羊的時候。

蒙上天的福佑，由一嬰孩

留哥入了童年，在面龐上

懸着年六歲的兩朵薔薇——

邁克便親自到林木之內，

削出一根木杖，箍上鐵圈，

作成一條完美的牧羊杖，

交給他的兒子拿在手邊

去看羊，可以拐彎，或攔阻，

在羊到了門或漏罅之時。

這小的年紀便來作此事，

這童子自然是可想而知：

說有用呢他卻妨手礙腳，

說無用呢他又明在趕羊——

因此故，得他父親誇獎的，
那種機會實在不能算多，
雖然各種方法他都用到，
溫語，瞪視，抬杖，唬嚇羊羣。

留哥年交十一歲的時候，
能當得住山風，上下巖巒，
不怕勞苦與崎嶇的山徑，
每天陪着他的父親奔忙，
如伴侶的時候，那還用說，
牧人以前愛的景物，如今
他更加親愛。自童子身上

他得到了新的振奮，感情——
如太陽的光，如風的音樂，
令老人自覺是已經再生。

這樣的他看着兒子長大，
成人，到了年交十九之時，
便將他作爲指望的歸宿。

這純樸的人家天天這般
過着時，忽來不幸的消息
到老人耳中。因很久以前
邁克曾經替人作過擔保，

那是他的姪兒，平素爲人是勤儉的，手頭亦甚富有，但出人意料的橫禍飛來，傾蕩了他的家產。老邁克如今是逃不了要賠保金，很大的一筆錢，因牠需要他財產的一半。這個奇災他一聽到時，如澆了冷水，希望全滅：本來已入老年，誰還想得到要飛來橫禍？他的心魂安定過來了時，思來想去，覺得要償此款，

非賣去一部份祖產不行。

另外他又想到一種方法，

但這種方法在他的胸中

勾起了痛苦。「意沙白，」他說——

這是惡耗傳來的第二天

晚上——「我嘗了七十年的苦，

幸得上天憐佑我們一家，

讓我們享受了許多的福。

這祖傳的田若賣給別人，

我在墳裏一定不能閉眼。

我們很吃過苦，就是太陽

也比不上我們這樣勤快——

但我終於愚蠢，害了一家
來受罪。那人如若是欺騙，
害得我們如此，那就神明
一定容不了他。若是真的，
那就不能錯怪。但是世間
富人正多，他們遇此損失
將毫不覺得——上帝呀，爲何
獨讓我，勤苦一生的貧漢，
臨老時受這罪——我不怪他——
話說岔了，不如趕緊停住。

我的原意，在初開口之時，

是談補救之方，以及希望。

意沙白，我們要留住祖田，

不可讓牠落入旁人的手。

我們必須暫與留哥分離。

但他要回來承繼這田產，

不向任何人低頭，與那風，

吹過田上的風，一般自在。

你知道的，除開這個本家，

我們還有一個——他能幫助

我們逃出此患難。他經商

極其獲利——留哥要去那裏，

藉了他的幫助，以及自家

勤勞不倦，將此次的損失迅速的恢復過來。到那時他便可再回鄉里。獸守着在鄉中，他能作什麼事呢？這裏大家都窮，他有什麼可以獲到？」

說到此他暫停。

意沙白一聲不響，她心內正在思忖着過去的事情。不是有理查貝特門，她想，不過一個孤兒——在教堂前大家替他湊份子，有銀的，

也有銅的，這些鄰舍替他
拏這些錢買了一隻籃子，
裏面裝上雜貨，給他出門——
他便真的提了這籃上路
到倫敦，遇到了一個主人，
看中了他，在許多店夥內
獨令他去海外的分店中
主管事情，他從那裏滿載
回了故鄉，揮金拯濟貧窮，
建設義田，又在他的生地
造起一座教堂，偉大莊嚴，
用海外運來的白石鋪地。

這件，還有許多別的事情，都同時擁到了她的心上，

令她面發光輝。邁克欣然

復開言道，「很好！這條計劃

我已在胸中盤算了兩天。

我們所能得的將償所失。

我們很夠的——我希望自家

能少年些——但此辦法很穩。

留哥的衣服要拾奪齊全，

不夠時買些，最好明天裏

就打發他上路——今天夜間，

他若是能動身，最好今夜。」

說到此，便停下了。他心頭

無憂的仍去耕作。意沙白

日夜不停的整忙了五天：

她施展出她最好的針黹，

替兒子預備起衣服出門。

但禮拜天到時，她很歡喜：

因這兩夜，她在邁克身旁，

聽到他夢中睡的不安穩，

等到次晨他起來的時光，

她看出他的希望消失了。

這天中午，只剩留哥同她

在家時，她說道，「你不能去：

我們夫妻只生了你一人，

如若你丟落了，更無別個——

你不能去，因為你的爹爹

不看見你，一定不能多活。」

留哥笑說是母親太多心。

她因為已將恐懼傾吐出，

也便放下了心。這天晚間，

她作出來一餐最好的飯，

與父子二人歡樂的同嘗。

天才發白她便起來工作。

這禮拜中喜氣充溢全房，
與春日的樹林一般。不久，
他們渴望之信已經寄來，
信中說他情願盡了全力
替他們的兒子留哥幫忙，
並催他們立時就把兒子
打發上路。他們四次三番
將這信讀了還讀。意沙白
並拏了這信傳示與鄰居。
留哥這時更是驕傲之至，
不啻作了王子。她自鄰家
拏着信回來了之時，邁克

向她說，「留哥要明天動身。」

她聽到了之後，說是如此

匆忙的上路，有好些事情

留哥一定會忘記的。終了，

還是她允了他早日登程，

邁克才把就愛的心放下。

靠近綠頂峯的溪水旁邊，

在那深谷之中，邁克本想

造一個羊欄。在他尙不會

得到那驚心的消息時候，

他從四處搬來許多石頭，

預備作這欄。牠們在溪側
雜亂的堆着，專待他動工。
他帶了留哥在這天晚上
去那裏，他站在石堆之前
嚴肅遲緩的向留哥說道，
「我的兒，你明天就要登程，
我是滿腔希望的瞧着你，
因爲你同小時還是一般，
未下地時已成我的希望，
生後更天天給我以歡欣。
我要把我們二人的往事
說一些你聽，牠們能慰安

你於獨處異鄉之時——裏面

有所無從知悉的事情：

你下世之後安眠了兩日

〔這是嬰孩常有的事，無奇〕

後來上天保佑，你開了眼。

一天過去一天，我的濃情

隨了時光只是有增無減。

當我初次在家中火爐旁

聽到你不成腔的伊啞着，

或是你歡樂得在吸奶時

歌唱起來，我心中的快活

真是形容不出。日月如流，

我牧羊於嶺上，或在平野
耕我們祖傳的田地，不然，
你一定會從我膝頭長大。
我們是遊戲的伴侶，留哥：
老朋友，你應當還記得，
曾經盡性的玩耍此山中，
凡是孩童所能玩的遊戲，
我無不會陪你玩個盡情。」

留哥已經不小了，但聞到
這一番話，不覺悲泣起來。
老人緊握起他的手，說道，

「不要如此傷心——這些事情

原來不用提起：我知道了。

我對你總能算慈和盡心，

總能算一個好父親——這個

我也只不過償還我當初

自我父親手中得的恩惠：

我雖已年高了，但尚瞭然

記得童年時愛我的父母。

他們如今同在地下長眠：

他們當初繼自家的父母

居住在此屋中，早起夜眠，

在期限到了時，放下耕織，

欣然把骨殖交付與祖墳。

我當時也望你如此過世：
但是，我兒，六十年雖很長，
我回顧時總覺成事很多。
這些田歸我時債務未清，
直到年紀四十，我還只有
如今產業中間一半的田。
我苦了還苦，蒙上天保佑，
這些田在此消息來到前
都是我的。牠們看來好像
不容另換主人。所以留哥，
我才讓你出門——這條主意
如若害了你，那我就求天

寬恕，因我覺得唯此一法
可以救回祖田。」

說到此時，

老人停下。他指身旁之石
轉身向留哥舒緩的開言，

「這原是要我們兩人作的，

如今，我兒，作牠的餘一人，

但是，你可以先鋪一塊石——

哪，你親手鋪下這塊，留哥。

不要傷心，孩子——我們兩個

或有同見好日子的一天，

今年八十五了，我仍如昔，

體氣毫未衰弱——你盡你心，

我盡我的——我將開始操作

那些已交與了你的事情：

遠上峯頭，在暴風雨之內

我將單身的去，如同以前

我還不曾看見你的時候

單身的去牧羊一樣。留哥，

天保佑你！我知道這半月

有許多希望跳在你胸中——

這應當如此——是——是——我知道

非如此你不願同我離開：

因為聯合起我們的是愛：

你一離開了的時候，我們

還有什麼！——但是我將正事

忘記了。你把礎石鋪上來，

如我所要求的。留哥，此後

你同我們離開了，如惡人

作了你的朋友，你可以想

我，我們同立這裏的此時——

你可以朝這裏想，那時候

天會指引你的。驚恐之中，

或誘惑之中，留哥，我盼你

記着你祖先所度的一生：

他們無瑕的降世，一生內

無時不行着善。再會，我兒，
再會！你回家時將在此處
看見杳冥中的一段工程：
牠將作我們之間的保障。
無論有何命運臨你的頭，
我總是始終如一的愛你，
直到我埋入黃土的辰光。」

牧人停了。留哥彎下身去，
遵照父親的吩咐，把羊欄
第一塊石頭鋪上。瞧到此，
老人不由的傷起心來，他

抱起兒子，親臉並流眼淚。

接着他們一同回了家中——

夜還不會來的時候，全屋

充滿了平安，表面的平安——

一黎明，留哥便動身上路，

面容上裝着高興的神情。

他走過每家鄰舍的時候，

他們都祝他順遂與平安，

直到他不見了，才進門去。

他們的本家來信說留哥

許多好話，他自己也有信，

極甜蜜的，信中滿是異聞。

母親拏着牠們向人誇說，

「有誰寫過這般好的信呀！」

邁克讀時自然更是歡喜。

如此過了許多個月。牧人

又重理他的舊業，耨地，

登山，滿興頭的，毫無倦容。

有時，他得到了閑暇，便去

谷中修造那座石的羊欄。

但是留哥的信日稀一日。

他已經在那墮落的城中

染上了惡習。他荒棄職務，

墮身喪名，最後爲勢所驅，
去了海洋之外逃避刑罰。

愛情的力量能予人慰安，

能令人忍受拂逆的環境，

不至急成瘋癲，不至斷腸：

我遇過多人，他們都記得

邁克，記得他聞惡耗之時

是如何，多年後又是怎樣。

他的身體是從小到老年

一直強健。他仍然上山嶺

如少年時，仍然仰望日，雲，

聽風聲的變化，一如往昔，
牧他的羊，或在原上耕田，
自祖先傳下的些許田地。
他常時去那虛曠的谷中
蓋那羊欄，預備給牠們用——
這是許多年前了，但至今
大家還記得，那時谷居者
對他是多麼憐惜，相信他
去羊欄不知去了多少遍，
但不會拾起過一塊石頭。

人家常看見他獨坐欄側，

有時帶着那條狗在足尖，
那條忠誠的狗，草中躺着：
牠如今也老了。整整七年，
老人常來欄旁繼續工作，
但他死的時候尙未完工。
三年過去後牧人的老伴
也歸陰了——這時，他們的田
通通出賣給了一個生人。
那茅舍，谷人叫作長庚的，
已經不見了——長齒的鐵犁
劃過牠當初所立之地點。
附近的鄰舍中也多變更——

(下)集 榴石 番

但那棵老橡樹依然矗立
在他們的門首，那個羊欄，
一堆雜亂的石頭，仍可見
於綠頂峯流下的怒溪旁。

—
華茲華斯

老舟子行

第一章

那是一個老年舟子，

三人中攔住一人。

「目光炯炯的這老漢，

你攔我爲甚緣因？」

新郎家前大門洞啓，

我最親被召婚筵。

賓客到齊，排了酒席——

聽那邊笑語喧闐。」

他用如柴手掌抓住：

「我當初在一舟中——」

「站開！放手，羊鬚老漢！」

他聞言立刻手鬆。

但他雙眼有如磁鐵，

令喜賓不得不留

在路旁，靠石頭坐下，

老 舟 子 行

聽老人數說根由。

「船拔錨碇離開泊岸，

行駛過莊嚴教堂，

旋出羅盤似的山影，

越燈塔，到水中央。

日頭在水左方升上，

過蒼蒼似是孤帆。

他待長庚出來時候

向右方擲下金丸。

一天過去高似一天，

直到交午桅竿上——

喜賓急得雙手搥胸，

因他聞笛聲嘹亮：

新婦已經步到堂上，

臉緋紅好像薔薇。

在她前面，鼓腮點頭，

樂師將簫管高吹。

喜賓急得搥胸搓掌，

但他仍不得不留

老 舟 子 行

在路旁，靠石頭坐下，
聽老人續述根由。

「忽然暴風捲起洋面，
萬里中但見洪波，
我們的船向南刮去，
舟中人徒喚奈何。」

檣傾斜着，首沒水中，
如巨人低頭追敵：
我們的船，破浪乘風，
向南奔一時不息。

我們駛入霧同白雪，

地峭寒不可留停，

桅竿高的冰山漂過，

翡翠般碧綠晶瑩。

浮冰之外尙多雪嶺，

射過來慘淡光輝，

不見人影，亦無獸跡，

只堅冰環繞周圍。

航過一程還是冰島，

老 舟 子 行

更航行晶嶺當前：

牠們畢剝，喧騰，澎湃，

如暈時聲震耳邊。

有一海鴨穿過濃霧，

牠向船冉冉飛來。

我們見牠似逢故友，

拍手呼，樂滿胸懷。

我們取食充牠饑腹，

牠在空中反復翱翔。

冰山忽爆，舵工取道

載我們逃出中央！

起了南風，吹舟北上，

後方那海鴨緊跟。

每天取食，或是玩耍。

牠聞呼即便來臨。

霧裏，雲中，檣頭，帆上，

牠總共停了九天。

這九天內，穿過濃霧，

有月光亮在夜間。」

「你的雙目何以發光，

如魔鬼附身，舟子？

天保佑你！「是我彎弓

一箭將海鴨射死！」

第二章

日頭自水右方升上，

隔霧瞧好像銀丸，

牠落寞的奔馳一日，

在左方落下波瀾。

南風依舊吹舟北上，

但後方無鳥緊跟，
每天取食，或是玩耍，
聞吆喝即便來臨——

事情是我一人作錯，
禍來將連累人家。
他們責我不該殺鳥，
因風生全是爲牠。

那知次日太陽燦爛，
無織雲點染蒼穹——
他們說，這凶鳥該殺，

老 舟 子 行

是爲牠霧氣漫空。

浪花紛飛，拂拂風吹，

舟跡隨有如燕尾：

以往無人，惟有我們

第一次航行此水。

圓的布篷忽然癟下，

風颳已跡滅形銷，

悄然不聞波吻船首，

或狂瀾奔突呼轟。

(下)集榴石番

赤銅色的亢暑天上，

血樣紅一輪太陽，

牠大小與圓月相仿，

交午時正對帆檣。

一天接着一天過去，

無風來作浪推舟：

牠像一條畫的船舶

停在畫的海上頭。

這邊是水，那邊是水，

但船板乾得裂開。

老 舟 子 行

這邊是水，那邊是水，
無飲水滋潤心懷。

連海都霉爛了，基督！

這真是駭人聽聞——

你瞧，在那汗溼水面

汗溼的蟲豸爬行。

時前時後，時左時右，

是死火狂舞夜間——

青的洋水變紅轉白，

如妖巫鍋內油煎。

有人夢內得到兆示，

知是一神道相磨，

他自南極雪霜之地

隨了來，潛伏洪波。

許久不會滴水沾口，

舌根直乾到尖頭，

我們渴的不能說話，

如丸泥封起咽喉。

咳！他們內無分老少，

老 舟 子 行

見我都努目攢眉，
他們解去銀十字架，
擊鳥在我頸懸垂。

第三章

雙目死魚一樣瞪視，
雙脣已龜裂焦黃。
我無意中四周游目，
見一物來自西方。

驟看有如小的黑點，

再看時又似輕烟——

(下)集榴石番

牠向此船漸漸行近，
自茫茫天的那邊。

既宵輕烟，又如黑點，

牠愈行愈近我們。

牠蝴蝶般刻左刻右，

如躲避海底妖精。

咽喉乾涸，嘴唇焦黑，

欲笑啼氣皆不通！

我咬臂膀，吞下鮮血，

才叫出，船篷，船篷！

咽喉乾涸，嘴唇焦黑，

張着口聽我高呼，

他們樂得儘是咧嘴，

齊吸氣如飲醍醐。

看我呼道，看牠徑進

來此將我們救援——

不對！沒有風與潮汐，

牠怎的行過波瀾？

西方波浪有如血湧，

擎托着大的太陽，

那條船舶忽然航進

我們與日的中央。

太陽形狀立刻改變，

〔天哪，那多麼駭人！〕

牠像擊了熾熱之面

緊貼在牢獄柵門。

我的心在胸口亂跳，

因牠來疾速如飛。

那可是牠帆上之布，

似游絲吹去吹回？

那些可是船的腰骨，

如鐵欄遮住太陽？

船上只有那個妖婦？

伴她的可是死亡？

頭髮土黃，脣如血染，

皮膚白似癩遮身：

死之生是她的名字，

人聽到便打寒噤。

那船到了我們身側，

兩人正擲骰呼盧。

「賭賽完畢，我已勝利！」

她說時撮口三呼。

日落，衆星同時跳出，

轉眼間黑暗瀰空。

有如羽箭激氣作響，

那鬼舟射出望中。

燈光照見舵工蒼白，

露水時滴下布帆。

一鉤黃月自東鑽出，
將孤星鉗在下端。

在月亮的昏黃光下，
他們受劇痛扭身，
不會來及呻吟，歎息，
但恚恨充溢眼睛。

他們默然將我詛咒——
接連着尸倒船頭。
只聽船板碰的連響，
二百人無一存留。

他們魂魄離開尸首——

阻重洋能返家園？——

離時魂魄肅肅作響，

如我的羽箭辭弦！

第四章

「我怕你呀，老年舟子，

我怕你手似枯柴——

你的伙伴皆已死盡，

你怎能活着歸來？

我怕你那異光雙眼，

我怕你瘦手盤筋——」

「不要怕呀，我未倒下，

你身邊這是生人。

孤零零的，無人作伴，

孤零零的在海中間，

任我若何呼天搶地，

神祇中無一垂憐。

這多的人，如此佳好，

他們皆一一身亡，

偏留下些汗溼蟲豸
活着，我亦未遭戕。

我瞧見那爛的大海，
不由的雙目避開，
我轉身視爛的船板，
尸首又雜亂堆排。

仰對青天我想祈禱：
但不待祈語出聲，
卽有魔語侵入雙耳，
冰結了我的熱誠。

老 舟 子 行

我將雙目緊緊封閉，

脈搏般跳盪眼珠，

水色天光壓在臉上，

令心神窘迫不舒。

既無腥氣，也不霉爛，

雖冷汗佈滿四肢，

他們眼內充滿詛咒，

望着我一似生時。

孤兒可以咒死神道，

更惡是死人眼睛。

牠們望我七天七夜，

我想死卻又不能！

我見明月自東升上，

空中行沒有停留，

後邊隨着兩三星宿，

羨妬心猛刺胸頭。

她的涼光有如霜雪，

輕灑徧一片波瀾，

但在船的巨陰之內，

老 舟 子 行

水熾着深絳濃丹。

水蛇游泳船陰之外，

經過處劃着銀痕。

牠們有時掉尾而逝，

如月光射上水晶。

水蛇游入船陰之內：

蔚藍時色擬穹蒼，

黑如深夜，綠似燐火，

經過處火赤，金黃。

熱愛自我內心流出，

我雙手合十胸前——

受天福呀，無憂之物！——

我這般默禱上天。

上天對我亦加憐宥：

因野鴨自我當胸，

並未待人伸手去摘，

自己便沈入海中。

第五章

睡眠真是天之厚賜，

老 舟 子 行

牠可以起死回生——

牠帶來了甜的疲倦，

關閉起我的雙睛。

夢中我見船上水桶

有甘露充滿中間：

我醒轉時知在下雨，

精神上頓覺新鮮。

雙脣潤滑如飲仙露，

心胸上爽適清涼。

衣裳受雨將身緊貼，

如炎夏鳧戲池塘。

我行動時如踏雲霧，

四肢與落葉同輕：

好似夢中已經死去，

如今是一個游魂。

風颿忽在上天吼怒——

並不會吹到此舟，

薄如紙的萎黃帆布

已作聲似鬼啾啾。

老 舟 子 行

海水澄平一如明鏡——

但雲間閃電奔忙，

當中雜着星辰慘白，

跳躍如螢火飛揚。

風飄愈近呼吼愈響，

布帆作颯索蘆聲。

烏雲之內傾下大雨，

月亮便衝着烏雲。

有如崖間衝下瀑布，

閃電光直落天空——

照見烏雲團團密佈，

後方似達到無窮。

狂風並未吹到船上——

牠自己航過洪流！

月亮紫電照見尸體

一聲哼齊立船頭。

他們默然未交一語，

木着眼不稍轉移——

不說我是親眼看見，

卽夢中都要驚奇。

老 舟 子 行

舵工把住船舶前進。

並無風鼓起高帆。

舟子大家操縱纜索，

熟練與平日一般。

我姪兒的尸首與我

膝蓋同膝蓋相捱，

兩人共挽一條繩索——

但他口未曾少開。」

「我怕你呀，老年舟子！」

「莫怕呀，赴宴嘉賓：

並非怨鬼進了軀殼，

是仙人借尸顯靈。

天曙時候他們歇手，

走向前抓住高檣，

他們口內吐出仙樂，

一聲聲宛轉悠揚。

時前時後，時左時右——

剎那間飛上青天——

又舒緩的降下洋面。

老 舟 子 行

或同奏，或歌一仙。

有如雲雀高歌天上，

歌聲落，隨了隕星。

又如林內一羣小鳥

舞春風嘈雜和鳴。

有如堂上管弦競奏，

又如短笛在孤吹——

九天之內悄然諦聽，

聽樂神吟咏低回。

(下)集榴石番

仙樂停了，帆聲繼作：

如初夏葉隱溪流，

午夜時向酣眠林木

低吟着歌調清幽。

舟安然在洋上駛過。

鼓高帆並沒和風——

推舟的是南極神道，

他潛伏波浪之中。

交午時太陽在檣上

將我舟半路阻停——

隔不多時，忽前忽後，
激海水似欲重行。

有如戰馬噴氣膇土，
繯鬆時一躍而前：

我舟激得通體震盪。
我暈厥身倒檣邊。

我不知道暈去多久，
但在我清醒時光，
我聞二仙在天空上
將我的罪孽評章。

一神仙說，「這人就是？」

就是他無故傷生？

海鴨於他並無妨害——

想必他殘忍性成。

南極神道愛此海鴨。

懲殘暴也是應該。

他既不知憐惜生物，

能望神惻隱爲懷？

那個說時聲調和緩，

輕如露落下虛空：

他說，「此人已經懺悔。

再懺悔便能避凶。」

第六章

「有一樁事我不明白，

還望你告我得知——

船何故能行得那快

在風平水定之時？」

「洋無風飄不能作浪，

是月亮操着大權。」

他見月亮換了標誌，
才有風，或起波瀾。

極神將事告知月亮，

她也說舟子殘生

該受懲罰：是她命令

風飄息波浪不興。

幸有天仙爲他緩頰，

說教他痛悔前非。

神允了，推舟到赤道，

卽要攜我輩同歸。

老 舟 子 行

仙兄，飛上，再飛上點，

讓我們速返南方。

舟子夢中甦醒之候，

船自能緩緩前航。」

我醒回了，見船前進，

如和風助浪推舟。

天水澄平，月光明朗——

但死尸復立船頭。

他們聚在桅竿之下，

(下)集 榴 石 番

似墓中冷氣森森。

他們向我瞪着魚眼，

瞳子上反射月明。

牠們死時發的詛咒

到如今尙未祛消——

牠們吸住我的雙目，

勾起我愧悔如潮。

謝天釋了我的雙目！

我原可瞻望留連，

但我無心眺入遼遠，

老 舟 子 行

因恐懼在我胸間：

有如深夜人過荒徑，

身後似有鬼相追，

轉彎時候不敢回首，

鼓起氣行步如飛。

來了輕風拂我顏面，

牠無聲亦未興波。

海上並無牠的蹤跡，

惟有我覺牠撫摩。

(下)集 榴 石 番

異風飄漾我的額髮，

似春颺吹過草坪——

一方我的驚駭愈甚，

一方又引起歡欣。

平呀，平呀，船舶駛着

在無風無浪之洋。

輕呀，輕呀，異風拂着，

掀起了我的衣裳。

前面那不就是燈塔？

這真是喜降自天！

老 舟 子 行

那不就是青蔥山色！

那不是教堂塔尖？

船隻安然航進港口，

我喜極珠淚雙流——

帝呀，讓我心神清醒，

不然就死在船頭。

港中海水一平如鏡，

倒映着山色蔥蘢。

波間浮起一輪明月，

又一輪懸掛天空。

月光之內山呈淡紫，

有教堂立在崖陰：

空中不聽一絲聲息，

塔尖上眠了風針。

一片銀色港水之上

忽生出點點紅光——

牠們不像漁舟，燈塔——

都漂來我的船旁。

牠們是些赤色陰影，

向船頭舒緩漂來。

一瞬眼間再望船板，

驚得我目瞪口呆——

死尸仍舊縱橫船上，

但雙足跨在尸身

便是剛才那些赤影。

他們是通體光明。

這些仙人皆在揮手，

散異光充滿舟中。

他們像是示知岸上

以燈光相似之紅。

這些仙人皆在揮手，

揮手時默無一言——

啊，這無言便如音樂

舒暢了我的胸間。

不久我聞槳聲款乃，

領港喚，「誰在前方？」

我將雙目挪過觀看，

是一船來我身旁。

領港人與他的兒子

划着船刻不留停。

天哪，我想，這真徼幸：

我便要離去尸身。

還有一人，那是隱士，

他奉神棲宿林中。

他將滌淨海鴨之血

自我的懺悔心胸。

第七章

他獨居在海邊林內。

晨與昏高唱頌詩。

他喜問訊遠游舟子

在船歸故國之時。

他有膝墊柔如絨製，

祈禱時日用三回：

那是橡樹餘的根節，

苔生滿上面，周圍。

小舟近時我聞言語，

「這樁事真正希奇：

剛才看見紅光相召，

走來了那知被欺！」

隱士也道，「奇怪，奇怪。

我們喚不聽回聲——

船板裂了！那些帆布

薄如紙又顯凋零：

似黃葉懸樹的骨架，

在藤蘿覆雪時光，

上頭有梟怪聲叫喚，

狼在下吞食小狼。」

「這船看來形狀不妙，

我不敢還向前划，」

領港人說。「划上前去，」

隱士拏慰語相加。

小舟向我慢慢行近，

我無言亦未挪身。

小舟到了我的船下，

港水中忽發大聲：

隆隆有似雷霆下降，

愈近時聲響愈高。

老 舟 子 行

觸上船時一聲爆裂，

船如鉛立沈怒濤。

這聲炸裂驚天動海，

震得我魂飛耳聾——

等我悠悠魂魄清醒，

見已身在小舟中。

那條船在旋渦之內

螺絲樣沈入波瀾。

波紋漸大漸漸消滅，

剩四圍迴響空山。

領港人才見我開口，

一聲叫便倒船頭。

隱士也將雙目高舉，

肩動着向天默求。

瘋了領港人的兒子。

他見我盪槳青波，

「我知道了，哈哈！」他笑，

「鬼也會划船渡河。」

我這已經腳登實地？

我已經回了家鄉？

隱士也從舟中上岸。

他軟如醉漢郎當。

「救我，救我！」我求隱士。

他舉手合十胸襟，

「你說，你說，」他開言道，

「你是鬼還是生人？」

我聞此語抽了一下，

如利刀割我心肝。

不得不將往事詳敘。

敘畢時方覺泰然。

此後常來一陣劇痛

盤踞在我的心頭，

必要前事重述一遍，

心靈內方覺自由。

從此我的談鋒健利。

我如夜飄過四方。

何人應聽我的故事，

我一眼便知端詳。

你聽那邊來的喧鬧！

是堂上賓客熙雍。

新婦料必歌唱園內。

但我喜晚聞禱鐘——

因我當時漂流大海，

四周圍不見生人，

望中只有連天波浪，

船板上便是尸身！——

熱鬧場中非我所喜，

我只喜偕同信徒

在神座前懺悔罪孽，
讓鐘聲淨滌前汗。

赴宴之賓，別了，別了！

但聽我臨別囑言：

「愛你同類並及禽獸，

祈禱時神始垂憐。

能愛萬物，無論小大，

祈禱時神耳始傾。

因爲上天造成萬物，

無大小皆他寧馨。」

目光炯炯的那舟子，

年壽高鬚已斑斑，

他去了。喜賓如有失，

轉身行，躲避聲喧。

他似臨頭澆了冷水，

興頭已無影無蹤。

他從此便識透悲樂，

將舟子常憶心中。

——辜律勅已

聖亞尼節之夕

聖亞尼節之夕——天氣真冷！

兔兒抖着癩過凍草的坡，

重裘的夜梟披暖裘猴頸，

欄裏羣羊無聲只見哆唆。

念佛人將麻的手指頻呵，

數着珠串，呵氣凝成白霧。

好像銅爐內的香烟嫵娜，

牠朝天上飛升，不稍停駐，

過了神像，聖處女像懸掛之處。

這清癯的僧侶祈禱許久，

便擡起雙膝來手執孤燈，

赤着雙足，向了道房行走。

他在屋廊之上緩步前行，

見兩旁的雕像如已結冰

在龕座的玄色圍欄之內。

各祈室中默禱騎士佳人，

他也經過了，但無暇尋味

那冰冷的冠冑怎能覆髮披背。

他行出北開的小小門戶，

不到三步，便聞音樂悠揚。

樂聲勾起他的喜淚如注——

不，此世的歡樂他已徧嘗，

他的壽命如今將近滅亡，

些許餘年只好用來懺悔。

轉身另走一路，他便到房。

他盤雙膝坐在灰堆之內，

爲衆生與自身祈求淨孽消罪。

這年高的僧侶初聞引調，

因有人常來往門皆洞開。

接着是銀聲的畫角喧鬧，

迴聲在房屋內激盪徘徊。

室中高燒蠟燭等待賓來，

等待賓來在此傾觴作樂。

天使象在楣頭有似童駿

驚得張開大口不能關闔，

雙翼疊在胸前不欲再回碧落。

輝煌的盛會不久便開始。

堂中但見華服毛羽高冠：

如幻影在目前川流不止，

當傳奇故事充滿了心端，

在少年時。他們儘管爲歡，

我們不必理牠。單提此內

一個女郎；她雖與衆盤桓，

心中卻在想着愛情，因爲

她聞今夕情人可在夢中相會。

她的乳媪曾經談過多遍：

聖亞尼節之夕，一個女郎

能在午夜時辰夢中遇見

相好，同把愛的甜蜜品嘗——

但她須對此中儀節當行：

她須捱着饑餓回到房裏，

將如玉的身軀仰臥空牀，
不可向旁窺視，或側身體，
須把祈求天從人願之目擡起。

瑪多蘭的心中更無他想，

樂聲雖似呻着年少天神，

皆未入她耳。唯裙裾來往，

才映入了她低垂的雙睛，

但她並不理會。年少羣英

踣脚行來，見她毫不爲動，

又回去了。非她藐視衆人，

只是心在別處，眼光空洞——

聽哪，長歎一聲，她正想着佳夢！

她漠不關心的舞在堂上，

呼吸促雙脣企望的張開。

時辰快到了。她心如鹿撞，

不去聽鼗鼓，或與人相偕

低聲的在屋隅笑語哈哈。

他們禮貌後的戀情，憤慨，

怨恨，與輕蔑，她皆不介懷。

她只想在今宵夢之境界

與坡費羅相會，她的唯一心愛。

她淹留在堂上，因為貴主，

須款衆賓。此時馳過隰原，

少年的坡費羅已然目覩

她的居堡。將馬繫上銅環，

他避牆陰之內。四次三番

祈求神聖許他一見心愛——

只須一見佳妙的瑪多蘭，

在無人時瞧她一個痛快。

或許交談，屈膝，親吻——也無足怪。

他側身進來了。不要聲響，

也不要讓人見他在堡中：

因爲見了時他們會馳往，

將電光的利劍插進他胸。

此內並無庇護他的友朋，

只是一羣狗黨向他狂吠，

因他不是同類：家境既窮，

他又不是貴人——全堡之內

僅有她的老乳母以笑顏相對。

真巧！擎着象牙頭的拐杖，

這蹣跚的乳母自此穿行。

因有大柱將他整個遮障，

火炬之燄不能照上他身，

又遠離喧笑：她猛喫一驚，

在他出來時。但立刻相認，

並將他的雙手緊握掌心，

說，「天哪，快出去，莫稍停頓！

那些兇神看見了時會要你命！」

她說話時，手不停的顫抖，

一半因為老病一半驚慌。

「回去，坡費羅，回去，」她扁口：

「奚得李闌如今正在廳堂，

他在病中咒你全家滅亡，

摩黎也在，年高但不慈善——

回去。」「這裏很安穩的，老娘，我要知道——」「天哪！且慢，且慢。先跟我去幽室躲避災患。」

低矮弧廊之下他隨乳母

行去，時有蛛絲罥上纓毛。

一路行時她爲少年叫苦，

直到同入一室：不十分高，

月光照進窗格，森冷，寂寥。

「我要知道瑪多蘭在那裏，」

他說。「我擔驚恐並受疲勞，

是想同她暫時歡聚一起——

因爲聖亞尼節情人皆應歡喜。」

聖亞尼節對呀，對呀，今日

是聖亞尼節之夕——但惡人

節日也會行兇。除非你是

一妖巫，有節水不漏之能，

妖魔精怪都出你的師門，

方可來此——聖亞尼節之夕！

正是今晚姑娘她要求神，

如設壇的僧侶，求神示祕！

嘻嘻，我求一生也未求到祕密。」

柔弱笑聲漾人朦朧月色。

坡費羅睜眼瞧她的面龐：

有如童子張了口在爐側

瞧着老太婆，眼鏡支鼻梁，

一本謎書闔着擊在身旁。

但當她把瑪多蘭的主意

說了出來時，他目放奇光：

他想到她在此冷天袒裼

都是爲他，不覺又歡喜又憐惜。

心頭忽生一計，有如花發，

令他雙頰薔薇一樣緋紅。

蓬蓬心跳如欲逸疆之馬。

但她聞此計時如遇馬蜂：

「不料你這般的恣肆不恭。

好姑娘，讓她去作夢，祈禱，

不讓你這種人偷進室中

騷擾她去，去我如今知曉

原來你並不如我心想的那好。」

「我決不驚動她，神明在上，」

坡費羅說。「如我食此盟言，

動了她一絲頭髮，或慾望

充溢眼中的觀看她容顏，

天儘管罰我居地獄中間。

好的安哲拉，你看我流淚，

總該相信了。讓我去她前——

不然，我就高呼在此堡內，

就是因此喪了殘生也不後悔。」

「咳，你何苦說這嚇人的話

來驚我老年柔弱的魂靈？

我不定那天就要歸泉下——

那天早晚我不祈禱神明

保佑你？」這番話打動他心，

不覺血紅的臉清了大半——

安哲拉聽見他歎氣咳聲，

也不忍。她答應如他所願

去幫助他，任是逢到何種患難。

他願安哲拉悄然的引帶

他去馮多蘭房中，把身藏

在一隅屋：帷幔將他掩蓋，

同時卻能看見他的女郎——

當她兩眼朦朧臥在空牀，

肉眼不見的妖仙舞被面。

那時或者他便作了新郎。

如此會情人是向所希見，

自從梅靈償與魔鬼那筆積欠。

安哲拉道，「就依你的說話。

我去忙把糕點置備齊全。

她的琵琶緊挨繡花綉架，

你將看到。我不能再俄延，

因我老了，伶俐不及當年，

這許多的糖果或將遺漏。

孩子，你耐心的等在此間，

祈求天允你們能成婚媾——

一定能的，不然就讓我失天佑。

她蹣跚着行去，十分忙亂。

時光過去，慢得如若蝸牛——

她回來了。低語在他耳畔，

教跟着走。她躡行着領頭，

東張西望，怕人看出根由。

他們穿過多少陰森廊道，

到了瑪多蘭的絲幃臥樓，

清淨無聲。他在牆邊倚靠，

等待着瑪多蘭，他的女郎，來到。

將顫動的雙手扶住闌木，

老乳母在暗中走下樓梯。

這時剛巧瑪多蘭持蠟燭。

持燭回房去赴夢裏佳期。

安哲拉便憑了光亮依稀

踏到平地之上。她進房內——

坡費羅呀，你真福與天齊：

你能盡量覷她處女之被，

覷她，如同白鴿潤澤羽無塵穢。

噫噫進房時候，燭光熄滅，

銀灰月色之內消了輕烟。

她關閉起房門，氣喘相接，

因憧憬幻象映心目之前。

多少欲吐之言懸在口邊，
但恐開口時候幻象消散，

她便悶在胸中不發一言：

有如啞的夜鶯棲宿幽閣，

歌調永埋心內，不能吐出唇畔。

三弧形的窗欄十分高大，

精緻的雕花布滿了窗沿，

簇葉攢花，蓼草連綴在下，

窗內嵌的玻璃五色爭鮮：

有如繡緞之內花樣聯翩，

又如虎蛾蝶翼奇形異采——

玻璃上繪黼文，或圖教仙，

正中是一盾黻，朱紅未改，

帝王后妃之血染，此如膠不解。

冷月流光正照此窗之上，

她的胸間映着似錦朱文——

當她跪着求天允如所望——

薔薇花影蓋起合掌虔誠，

銀十字架變成燦爛紫晶，

光輪繚繞髮際，如同仙聖

將要乘霧在此靜夜飛升。

他見女郎如此純潔清淨，

未染纖毫塵垢，不覺喜極而暈。

不久他清醒了。作完祈禱，

她起身。自鬢邊卸下珍珠，

又從胸口取下溫暖珍寶，

解開香的兜肚，呈現肌膚，

輕輕的落下了身上衣襦：

半遮半見，有如擁藻龍女——

她張開眼，瞧見幻景迷糊，

聞到聖亞尼在耳旁微語。

但她不敢側視，因恐幻象飛舉。

她臥在寒冷的軟巢之內，

神思不甚清醒，未知若何——

直到睡眠帶來溫暖，矇昧，

如膏油敷了四肢，自心窩

放了魂魄上天翔舞婆娑：

歡樂不知，卻也遠離磨難，

不知烈日當空，淫雨成河；

有如玫瑰夜間闖起花瓣，

魚白晨光到時將再芳香燦爛。

偷到了這天國，心不自主：

坡費羅默望着那堆衣裳，

靜聽她的呼吸舒徐入譜，

輕如夏之涼夜風在遠方——

他聽到時，不由鼻也翕張，

並慶賀自家。他潛蹤躡跡——

悄然似恐懼爬走過遐荒——

行過毯上，只讓脚尖沾地。

掀開帳時，見她雙目泰然關閉。

銀灰色的朦朧月光灑下：

他輕移脚步，安放在牀旁

一張桌，心中惴惴的驚怕，

〔繡花的桌套朱色間玄黃，〕

他耳聞銅鼓在堂上鏗鏘，

畫角喧囂，長笛發聲嘹唳，

時時恐怕驚醒他的女郎，

恨無辟聲之符懸在幃帳——

還好門又關了，悄靜與前一樣。

她仍安靜的睡着，未驚醒，

在香噴噴的白如雪被中。

他自匿處搬來一堆果品：

青梅，蜜餞蘋果，種類無窮，

果醬如乳膏般滑膩酥融，

透明的果汁露，中浸肉桂，

榨液，椰棗，舟舶運自極東，

芬芳糕點產沙馬岡城內，

以及列巴南的餅餌，甘美名貴。

黃金盤子盛着這些餅果。

有些裝在銀絲編的筐籃。

牠們堆列有如五色花朵，

清淡的芬馨飄漾入冬寒，

令人嗅到時，不由的口饑。

「我心愛的女郎，快些醒轉！

莫容睡眠再將愛戀遮攔，

快些睜開雙目不再遲緩。

因爲我心酸痛，即將倒下樓板。」

他微語時，在柔軟的枕上

支着鬆懈之臂。帷帳懸垂，

遮起睡眠：坡費羅的聲浪

並不能將她自夢境喚回——

銀盤在月光裏散射晶輝，

毯中映着金色弧緣寬闊。

他的女郎淹留夢境不歸，

他也飄然魂靈如欲解脫

去尋到她一同遨遊黑甜之國。

她的琵琶在悠然夢醒後

他拏起將哀歌一曲低彈，

那是古代詩人之一佳構，

「無情的女郎。」緊挨她鬢鬢。

他神魂飛越的撚撥絲絃。

她哼一下醒轉，因聞聲浪。

聲停了——她喘息——睜眼旁觀——

坡費羅舒徐的屈膝樓上，

寂然不動，有如一尊蒼白雕像。

眼張開了，但仍明白瞧見

睡鄉境中所覩的後節前情：

夢中的他那是蒼白顏面，

夢中也無阻障，——不覺傷心。

瑪多蘭想到此珠淚盈盈，

一邊呻訴，自家也不知道

說些什麼，仍將一雙眼睛

歎望坡費羅，見他將掌抱，

目中求恕，無聲，不動，將牀緊靠。

「坡費羅呀，」她說，「適才夢裏

顫着你的聲音在我耳邊，

誓言旦旦，同時長跪不起，

一雙眼睛分外光亮新鮮——

如今變成這樣蒼白容顏，

又瑟縮，消失了光明之瞬，

亦不聞甜美的喁喁怨言！

愛呀，自此厄中將我援拯，

因你如去世，我生命亦將不永。

聞這一番熱情洋溢的話，

他快樂穿心的立起身來：

足底如踏雲霧，血升雙頰，

好像星辰抖在天宇之懷。

他融入了此夢，不可分開，

有如薔薇地丁融合香味——

此時原野霜風拂木驚埃，

掖翼敲窗，似欲侵入堡內，

天地昏暗，因為圓月已經西墜。

天地昏暗，北風掖翼敲戶：

「這當真呀，非夢，我的女郎！」

天地昏暗，風颯馳驟吼怒：

「非夢，非夢，唉！我生運不祥！」

坡費羅將把我遺棄此方——

很哪，是誰將你引來這裏？

但我心溶進了你的胸臆，

雖將我拋捨了也不怨你——

我是羽毛未豐之鳥奮飛不起。

「嬌媚的夢中人！我心所愛！

你情不情願收我作家人？

將我充盾牌，朱紅的色澤，

形狀肖我胸中的這丹心？

我從遠道朝山，備受苦辛，

疲乏，饑餓——終究來到此地。

從此寺中，除開你的金身，

我將不偷別物：你如同意，

我將負回家內，朝夕焚香獻祭。

聽哪！聽那風聲自天而降：

牠雖慘厲，卻能幫助逃亡。

起來，起來，不久即將天亮——

臉如桃的醉漢皆臥深房——

走罷，如今正是逃的辰光：

既無耳聞我們，也無目見——

他們都隨酒神去了睡鄉：

醒轉起來！莫再遲疑，留戀：

天賜與的良機不能再來二遍！

她恐懼充心的隨在身後，

因爲強暴藏伏四周暗中，

持矛躍出便能將他刺透——

他們摸索下了樓梯百重。

全堡之內悄然若是虛空。

每個門上銅鍊懸燈閃灼。

壁間張掛之幔受驚朔風，

搖動人馬，獵犬，鷹在韉索。

地毯邊緣吹起，撲刺一聲復落。

他們似鬼魂潛步到堂內，

似鬼魂潛步到鐵柵欄邊。

門子在此地方倒頭酣睡，

一隻空的酒罈在他面前。

守犬聞聲警醒，將耳搖顛，

見有主人，默然一聲不作——

門檻一個個抽出穴中間，

足印深的石上堆着鐵索，

鎖打開了，大門輕啓，復行閉闔。

他們去了：是的，這雙情侶

已經一同逃入風雨之中。

這天夜間伯爵夢他喪女。

他的衆賓夢見鬼影憧憧，

精怪，妖巫，以及長的棺蟲，

騷擾睡眠。安哲拉這乳母

不到多時一靈歸去幽宮，

高壽之僧放下念珠不數，

悄然化去，在灰堆裏端坐之處。

——
憐慈